



迎接勝利年

記者

南風之薰兮

黃天鵬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陸丹林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馮自由

台灣大革命運動

羅香林

美國官方處置戰後德國的意見

瑜珈

閒話倫敦

趙敏恆

司馬懿論

祝秀俠

蔣山青·秦淮碧

易君左

戰地(小說)

謝冰瑩

米龍老爹(莫泊桑作)

徐蔚南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卷

南風筆談會

盧前等

特

今年的希望

老舍

輯

新年憶北平

孫伏園

元旦日記

蘇雪林

華僑聯合銀行

純資 粹本 華國 僑幣 內壹 移千 資萬 金元
 業務部 儲蓄部 信託部

存款放款	匯兌押匯	票據貼現	買賣證券	保管物品	代募公債	儲蓄存款	質押放款	購入證券	信託存款	抵押放款	代理保險	代管財產	經理房租	社會服務
------	------	------	------	------	------	------	------	------	------	------	------	------	------	------

全 國 通 匯
 運產 用銷 資押 金匯 以增 投加 放後 於方 生資 產生 業產

總行重慶森林路八十八號
 電話掛號：〇二九四號
 電話掛號：四二一七六號

廣東省銀行

本行係在民國十三年為總理所手創現有
 資本額國幣壹仟萬元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
 二千壹百餘萬元設有業務信託儲蓄節約建
 國儲金及農村貸款等部全省各縣及省外國
 外均設有行處並有代理銀行辦理存放款匯
 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省縣庫收支手續快捷
 取費低廉

本行各分支行處一覽表

總行 曲江
 分行 香港 星嘉坡 韶州
 支行 連縣 興寧 梅縣 中山 台山
 梅菴 北海 廣海 澳門 梧州
 桂林 衡陽 重慶 昆明 貴陽
 省外代理行 上海 天津 青島 北平
 漢口 屯溪等處
 國外代理行 倫敦 紐約 三藩市
 仰光等處

南風

吳永恆題

第一卷第一期

寒 鐘 吳敬恆 圖案 (羅乙堂藏漢拓)

南風歌..... 老 記

迎接勝利年..... 佛子

西康 物版畫序..... 黃天鵬

南風之薰兮..... 陸丹林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熊自由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革命逸史)..... 羅秀林

台灣大革命運動..... 羅 珈

美國官方處置戰後德日的意見..... 趙敬恆

閒話倫敦..... 易君左

蔣山青·秦淮碧..... 野

停艇聽笛..... 祝秀俠

司馬認論..... 王興瑞

張難先先生 (人壽)..... 謝林榮

戰地 (小說)..... 徐蔚南

米龍老爹 (莫泊桑作)..... 朱新民

夜以繼日 (西諾摩夫作)..... 楊慶鴻

南風筆談會..... 盧前等

今年的希望..... 老 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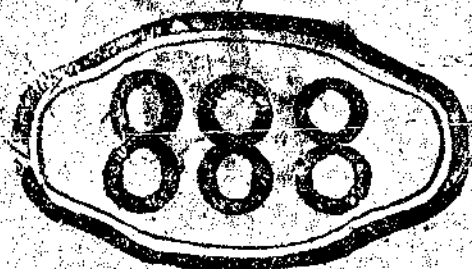
新年憶北平..... 孫伏園

元日日記..... 蘇雪林

蘇雪林

大興工業公司出品

三八老牌



譽滿全國

三八牙膏

三八香皂

各百貨店均售

本公司發行所

重慶民族路一八二號

電話二四〇二八轉

由蘇聯直接運到

應時補品

含有大量荷爾蒙！有延年益壽之功！

鹿茸素

冬不滋補

春必多病

若要病不多 請服鹿茸素

時屆冬令請及時滋補

今年請服

中國總經理

重慶大華行

各大藥房均售

035188

迎接勝利年

記者

歲月更新，百感交集，當我們慶祝民國三十四年的開端，翻往勝來，真個說不出的歡欣鼓舞，說不完感慨萬端，謹抒數言，以迎著歲。

先說去年，我們細數過去日子裏的艱難困苦，全國同胞在流亡憂患的日子裏過活，以求掙扎出國家民族的命運。誠然，這是危險最大，悲痛最深，坎坷最多的一年；軍事上的失利，處境的艱危，人民的疾苦，生產的蕭索，這些事實，在在使我們腦海中刻劃著一度一度的創痕，血淚斑斑，啼聲處處。回思前事，怎得不驚心動魄？怎得不戒懼警覺？怎得不與起奮發？

時間畢竟使我們更充實了新生的機能，慘痛的回憶，深蘊在每一個中國同胞心靈的背景。他們收拾起過往痛苦的呻吟，發揮出深厚的力量，他們伸出了強壯矯健的身子，迎接著最危險的挑戰。

今年，無疑地將決定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也將決定了反侵略同盟國家共同的命運。我們有堅定的信心，足以深信戰爭必得勝利。但是，我們也應該嚴格的檢討，將應付壓力去取，眼前的大勢，是更爭取的而，是計劃的到達，是辭退，一句話，天助自助者，這

迎接勝利年

雖然我國老話；但正如作此時此地地的說明。尤其重要的，它並不是輕視華力與排擠合作的理由；相反的，正是爭取生存，共進大同的最好方法。

自然，在自力更生，爭取勝利的前提下，軍事第一，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顯著的有效的方案，在舉國一致的努力之下，也是無可疑義的逼切與需要，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政治的配合作用，在軍事進展的政治建設上。

歲末年頭，在軍事失利，與挽救危局的情勢下，不少輿論的作用起了更新的估量，同時更呼籲著改變政治的風氣。這一點，自然不能不使被認為「政治的動物」底人，發生于新的興奮與鼓舞。從去年年底中樞人事的調整起，接踵而至的是一串好消息：行政效率的提高，機構的裁併，公文簡化，政令的檢點，貪污的制裁，輿論的博採……尤可注意的，抗戰以來最近半年沒有開過的全國代表大會，也定在本年中召集。並且當局打算在軍事局面穩定後即召開國民大會。在這些新的作風中所表現的決心，將能在全國國民的期求與努力下來其實現。這預示着中國將踏上光明的政治之路。由此，可以記合軍事的面面，而使它的發展更有把握，並且可以促進最後勝利的來臨，而使這個勝利立於不敗的基礎之上。

歷史不乏很好的前例，去說明軍事與政治配合的成敗安危底因果關係。須知我們這一戰，關係於國家民族的存亡，也關

係於世界人類的利害。我們這一戰，是不能敗，也不會敗的。

但，可能隨着軍事上的勝利而接續召致人類無窮的災禍。這個

問題，就視乎我們有沒有力氣去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我們戰

爭的理想在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可能，我們戰爭完結了能否就

建立世界和平，還是個疑問。換句話說：我們戰爭完結了也不

一定能夠達成理想之時期。因此，戰爭的勝利，可能不是和平

的勝利，要戰爭的勝利，配合永久和平的實現，就應該把戰爭

建立在一個互助合作的政治現實與政治理想之上。回觀我國，

抗戰的勝利與建國的成就，現階段抗戰的目的，要二者畢其

功於一役。那麼，這責任的嚴重與艱巨，是太現實了！也太輕

視了，所以在「軍事第一」的前提下，我們要鼓舞起政治的

新風氣，在最後勝利來臨的前夕，更應準備及早的實現，與軍

備戰後新中國建設的實力。

過去一年來的歷史，太寶貴了。它證實了沒有僥倖而致的

真理，也指出了民族自救的十二法門。安危成敗攸關的今年，

我們何幸而渡過這許多多的難關，我們又何等戒懼而須要每

備應付着來自一切艱難危苦的風雨。這個時代，這個年頭，是

太艱難了，也太激動了！在這歲序更新的當兒，不禁地向全國

同胞提出「臨深履薄」之意。中國的命運，扶搖直上，或具急

轉直下？就在我們！就在今年吧！

謹以此迎接勝利年。話短心長，讓表再寫如下未盡之意。

「今日莫揮開涕淚」，中華男兒們，努力吧！

西康風物版畫序 確力子

中國木刻畫版的歷史一定是很早

的，自從法國人伯希和氏在敦煌千佛

洞中發見木刻版畫的佛象，證明是五

代末期的作品，中國木刻版畫便為世

界人士所注意。我們知道從宋朝以來

，因為木刻印刷的急激發達，木刻版

畫也格外興盛；宋仁宗皇祐元年（公

歷一零四九年）命高克明繪三朝盛德

之事，雕成三朝訓鑑圖十卷，賜予宗

室以及大臣，似即為宋代繪像書籍的

嚆矢。嘉祐八年（一零六三年）所刻

的願燈之小列女傳，崇寧二年（一一

零三年）所刻的將作少卿李誠營造法

式並圖樣三十四卷，至今尚有覆刻本

流傳，前者古樸，後者細緻，宋朝版

畫的面目，朗朗可見。明朝綉像書本

更加發展，小說傳奇也都有圖繪了，

更有詩箋畫譜，五彩套印，絢爛之極

，使人嘆為觀止。此種巧技，即至現

代還絲綿延不絕，北平箋紙店所印行

的各種高貴箋紙，一本傳統的手法。

國外木刻版畫，最初起於日耳曼

，源於中國五代的約四百年，其後各

國都傳其技，而且日益精巧。但作品

流入我國的，則絕無僅有，直至十年

前魯迅極力介紹蘇聯版畫後，我國版

畫界於是也有洋風的新派版畫。經過

十年的觀摩，我國版畫已有綜合東西

藝術精華的傾向了，像鄧申鏡先生的

作品就是一例，在他新派版畫上所表

現的裝飾圖案，都是中國固有的。

最近鄧君將其表現西康風物的木

刻，選擇十幅，精印專冊，這不僅在

我國版畫界上添了一條最新鮮的光彩

，並且在風土志上，也增加了一種極

有價值的圖錄。研究藝術以及地理的

人必然十分歡迎他這本新作。

南風之薰兮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歌

南風歌，是我國四千年來一首含有政治哲理的歌詞。據漢書藝文志尸子篇載：帝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這歌詞用現代語來解釋，就是：「煦和的南風呵，可以解去人民的怨怒！」「適時的南風呵，可以增加人民的財富！」前一句，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作風；後一句，很帶有民生主義的意義。史家所稱頌的「唐虞盛世」，本是歷代談政者的邦治極則。

的英勇事蹟，後方民衆艱苦困厄的戰時生活，應該產生下偉大的詩篇，爲這大時代留下深遠的情操。而且抗戰到了第九年

南風吹

老向

南風創刊短歌祝賀中華新韻

南風吹 吹渡大江東 陰霾消

盡見晴空

草長鶯飛 依舊畫圖中

南風吹 吹渡大河北 寒冰遍

地化流水

土厚山高 依舊見雄偉

南風吹 吹渡故園春 桃花含

笑柳垂金

燕子歸來 依舊識梁門

三山兮，商岳峨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這歌在上古文學中，也是卓絕的作品。我們生在這大時代，國家與民族正和強寇作生死存亡的鬥爭，幾千萬的義民向大西南西北流徙。前方軍民殺敵守土

最後，我們熱烈希望作家們讀者們，給我們切實的指導和

南風之薰兮

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著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章炳麟的文字，絕不全是纖仄拗澀，詭異險怪。他的「逐滿歌」，便是通俗而有感動力的歌詞，原文如下：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逐滿歌。如今皇帝非漢人，滿洲韃子老猶獅。獅子拖長尺八寸，豬尾搖來滿地滾。頭戴紅纓真狗帽，項挂朝珠如鼠套。他家老祖奴兒哈，帶領兵丁到我家。龍虎將軍會歸化，却殺漢人騎胯下。後來叛逆稱皇帝，天命一「天聽」放狗屁。他的孫子叫福臨，趁著狗運坐燕京。改元順治號世祖，驕親王是他叔父。嫂叔通奸聚太后，遍賜狗官膏美酒。可憐我等漢家人，却同羊狗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福建又遇康親王，淫掠良家像宿娼。駐邊韃子更無賴，不用耕田種菜。菜來伸手，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徙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猶獅最是廢熙皇，一條鞭法要錢糧。名為永久不加賦，平餘火耗仍無數。名為永遠免了徭，各項當差著力敲。開科誑騙念書人，更要開捐騙富民。人人都道做官好，早把仇讎忘記了。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洪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糊塗做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讎心裏記。當初韃子破南京，爾父被殺世破淫。人人都說恨洋人，那曉滿人恨更深。兄弟爾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湉。」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這是歷史性的通論，很容易了解。章氏題章士釗的「孫逸仙」，那就拙劣絕倫了。如云：

「索擄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斬其隘。掩迹鄭洪為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和逐滿歌相比，詞藻完全兩樣。鄭是指鄭成功，洪是指洪秀全。

劉師培和章炳麟都是精通古文學，但兩人的造詣不同，有人批評章是上追魏晉，劉則步武齊梁，各有領域。劉和鄧實黃節們，創辦國學保存會，編印「國粹學報」，借考據史料來提倡民族、民權。他們所主張的，推翻清帝不算是叛亂，排滿是助復漢室。可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般士夫讀了，多點頭稱是。雖然其中有些不敢公然的贊成革命，但他們已明白種族大義，知道漢滿是不兩立的了。

劉師培的行動和結果，是不能和章氏比擬，劉曾經中途叛黨，晚年且列名籌安會，向袁世凱勸進，贊成帝制。等於汪兆銘在民報時期，努力與保皇黨人論戰，後來也離開隊伍。事雖不同，而有始無終，是一樣的。

康有為梁啟超們的變政運動，是從皇帝仕宦入手；革命黨的排滿工作，則從海外華僑和下層社會從事組織，兩者似是背道而馳。當時的所謂士夫有許多都看不起革命黨，甚至章炳麟初期對總理也有「粗知洋務」的批評，其他的可以推想。後來黨中有許多富有文學修養的參加，發布的文字，無論詩歌散文，都是內容結實的，引證確切的，情感豐富，理論正大，國之士夫們總另眼相看，不敢譏黨人中沒有能文之士了。不過當

無故遺民推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致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仆。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敷。洪王起於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者十二年。旌旄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於明祖。……虜廷官書雜載，既非翔書，盜憎主人，不時以惡言相詆。近始蒐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酸味，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收猶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聞。……戰史與演義的不同，章氏此序，已說明了。更以糾正會國藩之流取媚異族，多以髮逆、洪匪、粵匪等名稱，污蔑民族英雄，影響社會的觀感很大。

黨人們所做的詩詞，都有時代性，絕非怨天尤人嘆老嗟卑的可比，摘錄若干首，以示一般。

陳天聽送友赴臺云：「郡島當年百戰場，忍教拱手據金湯。寄生絕口讓王會，大將甘心愧國殤。南渡衣冠應不少，漢家代臘誰能忘。憑君往謁延平廟，陳跡蒼涼弔瓣香。」
赤賦咏火翼善閣，况復邊雲鬱制新。番社租庸充族食，義民鼙鼓動邊塵。凌荒風月無名士，舊日河山感主人。此去莫愁離索甚，許多遺老是鄉親。」

馬君武別巴黎友人云：「自由生死，名字託平權。大邑空繁艷，新民久沛顛。青天撥雲霧，平地起華嚴。此事非容易，請君幸勉旃。」
蒲蘆塞途中山先生先生將以翌日適倫敦去：「黍離懷故國，烽火老先生。天意殊無定，人權久不平。葡萄一杯酒，玫瑰十年兵。又是他鄉別，英倫重此行。」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趙聲登越王臺云：「七雄爭併真無賴，劉項紛爭祇自殘。獨向天南開版籍，能將文苑脫夷蠻。公孫鏖鏖威名古，我尙飄飄得姓名。今日登樓憑北望，中原計畫正漫漫。」贈吳樹四首中三道云：「淮梅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尚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吹回雨太行青。」
雙擊白眼看天下，何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狂豪氣，笑聲如帶鬚髭多。……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折一擲，太倉遺擢國民魂。……時吳樹正在籌畫刺殺清廷指洋正大臣紹英等，故趙詩有「大好頭顱折一擲」，就指此。

林文慶懷四首之一云：「落葉關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將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

黃興弔劉道一烈士云：「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俠客多。歲末春初恢復業，君先懸首看吳荒。嗚呼赤子天何意，猶冀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吳昌谷別友人云：「三年辛苦憑誰訴？雨無端忽打來。羞與殘魔宜一戰，聊爲多難苦真才。……茫茫此去復何之？誓與羣魔遠別離。浩蕩長空一揮手，雲翻雨滂再來時。」
一片丹心救國腸，醒時涕淚醉時狂。他人不解憐憔悴，猶自紛紛說短長。……杜宇啼枝夜未央，聲聲吞恨月橫窗。年來罔廢屠龍技，付與東流逝水長。」

宋教仁發南洋港過螺洲放歌云：「噫，吁嘻，朕沉水流域之，漢人兮，愧手腕之不靈。謀自由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磨礪遍於道路兮，購吾頭以千金。效古人欲殺身

以殺仁兮，忍徒死之無益，日慮繼起之乏人。負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長斯，歌斯哭斯之國門。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荆與地棘。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乾淨漢族自由之土地。披髮長嘯而四顧兮，悵悵乎如何。逝則欲完我神聖之主義兮，亦惟有重展。」

秋瑾感時云：「忍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尊酒悲歌涕淚多。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孰揮戈？雄心壯志銷磨盡，惹得傍人笑熱魔。」「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淪洗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滿江紅詞感懷詞：「一腔熱血，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娥眉隊裏，時時傑出。良玉勳名襟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龍吟，悲咽。自由香，常思欲。家國恨，何時雪？勸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袂。願吾儕開遍自由花，燦英捕。」

羅仲靈辛亥春返國留別諸同志云：「陌霜殺草一何悲，赤子扶持捧首啼。忍見銅駝臥荆棘，神州遍地荆灰飛。英雄老至忽如電，世事雲翻雨覆時。漫把先鞭讓祖述，黃龍置酒豈無期。公等健兒好身手，媿余一介弱書生。願將鐵血造世界，亞陸風波借汝年。」

雷昭龍哭廣州殉義諸烈士四首之二三首云：「漢家元氣滿中州，虎雲龍大義投。夜月杜鵑猶泣蜀，蠻荆秦伯忍忘周。九華臺冷紅顏史，五嶺山橫白骨秋。兒女英雄歸一塚，珠江鴨關水西流。」當道豺狼露爪牙，義和遺裔化蟲沙。張寶助糜

人心死，霍義權師漢至嗟。萬古玄珠沈赤水，千年碧血洒黃花。烏啼日落羊城畔，尚有靈風拂柳斜。」

寧調元渡黑水洋有感云：「不信同胞目盡盲，滿兒竊據竟多方。更無人解華夷辨，猶戴胡天作漢唐。」妖氛王氣兩漫漫，大海相看一劍寒。遲我十年新教誨，應坑降虜到郟鄏。」須知安樂交人易，漫說狂瀾砥柱難。惟有使君惟有我，頭顱鍊好鉄相看。」「冬青枝上夜啼鵲，痛史新排猗夏篇。我願大家齊努力，別開民國紀元年。」「幾經患難復同行，萬敗終須有一成。倘使湘鄉胡將在，於今應不再扶清。」「革命之神專制敵，吾人分任倒清朝。他年黑水浮如在，應助同胞起怒潮。」

胡漢民決策云：「決策當與漢，特推復入秦。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爲薪。季兄潛入燕以血書密寄云：「我今爲新，兄當爲釜。」蓋用其論革命文中語也。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此時真決絕，淚早落江濱。」

吳祿貞憶舊游調罷戍歸京寄二友云：「十年離別苦，滿腔情緒，同是天涯。楚王臺下，狂歌擊劍，豪氣堪嗟。九邊處處啼痕，飛夢逐龍沙。往事話淒涼，長城萬里，幾處悲笳。嶽關獨立久，望渤海遼陽。落日西斜，戰血餘腥在念，何奴未滅，何以爲家。春風吹斷秋草，趁大好韶華。數出塞征鴻，沉沉暮色笑歸鴉。」

陳去病別杭州云：「松柏何年會再青？昇樓涼是一西泠。臨歧敢與湖山約，築個秋家風雨亭。」

還有汪兆銘早年如被逮口占和獄中各詩，慷慨悲壯，在當年也傳誦一時，不必贅述。我們研究革命黨人的詩，知道他們

「刺頭痛」等劇，諷刺深刻，演出「刺頭痛」劇時，將把明代遺民所作的刺頭詩，「開道頭城刺，誰人不刺頭」有頭皆要刺，無刺不成頭。刺自由他刺，頭還是我頭。請看刺頭者，人亦刺其頭。編入台詞唱出，引起觀眾趨向革命反清的同情。

「火燒大沙頭」，中間穿插清吏殺革命女俠秋瑾的事跡，更加發人深省。說到秋瑾殉國，又聯想到羸宗季女，據說是徐自華的號，「六月霜傳奇」，他是借託秋瑾從事革命而至殉國的偉列業績，編成傳奇。他第一齣審調，「要孩兒」折有說：「史鑑上，曾載着霸越招吳的西施女。宋明後，添幾許掃眉才子女相如。最傷心，晚近來，黨禍株連苦。文字獄，羅織逼莊呂與查胡。知他青燐白骨魂何處，黑獄丹青罪有無！俺不懼，前車覆，莽秋水，挺美渠。娟潔天絲，彫飾全除」。又第八齣鳴劍（笑介，且笑白）「男女革命與政治革命，宗旨則一，辦法各異。她固知吾非新少年之侈，革命者流也。」只看這幾句話，可見他們那時大膽的做吹革命了。

還有報章雜誌上的小品文，黨人們把握着時機，都不肯放過排滿的宣傳，如溥儀登位的一年，香港中國日報附送月份牌，印有一漢家何日重稱曆？滿族於今又改元」。又當清會攝政王用宗室良弼等，強化排漢政策，中國日報由朱執信出聯徵對，聯首云：「未離乳臭先排漢。」仰光的光華日報呂志伊也擬聯「攝政王與，攝政王亡，建虜與亡兩攝政」。這些雖是遊戲文字，也是乘機煽動讀者的排滿。與同時低級趣味的報紙副刊文字，截然兩樣。

革命黨人的文學，不特和當時的一般文人的思想與表現不

即所謂新政派，立憲派和提倡維新變政的康梁們也相異。梁啟超所寫的「飲冰室自由書」與「詩界潮音集」，雖有排滿的論調。「意大利三傑傳」及所譯拜倫「哀希臘」詩（梁不識英文，係由羅昌口述，梁筆記之，只譯了二章。羅為康有為女同壁之夫，是梁的學生。」等，傾動一時，但他的核心，與革命黨人的作品是分統的。康梁們的目的，是保存清室改革政治，希期達到他們保皇變政的途徑。故直到民國六年，康有為還是要幹他的復辟怪劇。梁啟超比較的趨時，但變了游離分子，明知道滿清政府必定崩潰，又不敢公然的加入革命隊伍，與革命黨人公開合作，從事推翻滿清運動。革命黨人却不然，認定非打倒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才能夠復興民族，得享平等自由的幸福。因之，他們表達的文學，無論詩詞文歌曲，或莊或諧，都有他的特殊表現，技巧辭藻，有時任性，刺激，感情豐富，理論正確。至若那些晦澀文字，頹廢思想，或故為艱深，附庸風雅等，是不在前進的黨人筆尖下吐露的了。卅三、十二、廿五、重慶上清寺畔

外交宴會上的有趣事物

朱 楊

老年德外交家對他女兒瑪利說：「我很希望你今天高興赴外交宴會。」

瑪利問：「你想今天的會上將有什麼能引起我的興趣呢？」

父親說：「我想有兩件：其一是一隻熟練的猴子，另一是新派來的日本大使。」

革命
歷史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馮自由

庚子年（一九零零）五月，北方義和拳匪作亂，圍攻各國使署。清廷不獨朋比為奸，且下詔對各國宣戰，舉國鼎沸，大局岌岌可危。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博士素與中會關係密切，以時勢緊急，瓜分之禍，瀕於眉睫。粵省如不亟謀自保，決不足以圖存。因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合作救國，首先運動鴻章向滿清政府及各國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率與中會員佐之。其進行方法，則先由中國維新黨人聯行致書香港總督卜力（B. J. BAILEY），求其協助中國根本改造，以維世界和平。再由卜督根據督中理由，轉商鴻章。建議廣東自主方案，并介紹與中會首領孫某與之合作。鴻章如贊成此策，即由渠電遞總理回國組織新政府。事前已經何啟徵求卜督同意，始向少白言之。少白即拍電詳告總理取進止。時總理方居橫濱，計畫惠州軍事。得電大喜，立復電少白贊成。遂由少白召集各會員研究進行策略，隨起草致港督函稿。復由何啟楊衢雲謝纘泰等譯成英文。具名者為孫逸仙、楊衢雲、陳少白、謝纘泰、鄧士良、鄧蔭南、史堅如、李柏諸人。其文曰：

中國南方志士某某等，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鑒前，竊士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洲政府庸懦失敗，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瘁，先事預籌，力謀變政，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當此北方肇事，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士等觀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奉效為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而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為失望，勢將自謀。且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士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時不可失，台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補救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兇頑，略為陳之。朝廷要務，汰於滿臣，紊收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而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薄弱，恩可為仇，朝得新權，夕忘舊好，是謂濫邦交。外和內狠，隱怨計嫌，醜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登剝應需，是謂虐民庶。毀鍊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置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瘵斃，寘狂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尚殘刑。此積弊也。至於現在之兇頑，此後尚無涯矣。而就現在之已現者，則如妖言惑眾，煽

亂危邦，贖禍茲民，寢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即則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難，以登民庶，屠戮遠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稱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轍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徒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發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受兵權，是謂用僭師。裂土瓜分，羣雄耽視，暗受調議，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添啓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府之確罪狀，苟有反正，爲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爲此矣。士等深知今日爲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陳治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茲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茲擬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幸昭新治。事無偏益，利溥不同。惟是局勢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計開

- 一、滬都於適中之地。
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
-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
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爲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

。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爲暫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爲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爲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額撥解中央政府，以爲清洋債供軍餉，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省人爲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備，暫向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爲暫時顧問局員。

三、公權利於天下。

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旅居，一體保護。

四、增添文武官俸。

內外各官，廉祿從豐，自能廉潔持躬，公忠體國。其有及年致仕者，給以年俸。視在官之久暫，定恩額之多少。若爲國捐軀，則撫養其身後。

五、平其政刑。

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爲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如文學科學，律學等，俱分門教授。學成之後，因材

器使，毋雜其辭。

書既上，復由何啓向港督代達一切。卜力極表同情，因向粵督李鴻章接洽數次。謂粵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佈自主，港督可相輔協助，並聯合各國領事一致贊成。時清廷以大勢危急，數電促鴻章北上。鴻章以拳亂禍首，勢欲張甚，遲遲未行。嗣港督向之提議廣東自主計畫意頗為動。惟以清廷尚未陷於絕境，故仍遲疑觀望，未有正當表示。其幕僚有粵紳劉學詢，號同樂者。早年與總理為舊交，且名列農學會籍。乙未（一八九五）廣州重圍之役，亦嘗知情。總理以其具有帝王思想，故未與合作。及開港督向鴻章洽商廣東自主事，遂向鴻章自告奮勇。謂謀與孫某認識有年，如傳相有意難致，渠可設法使即來粵聽命等語。鴻章領之。學詢遂即貽書總理，謂傳相因北方舉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總理初得少白函電，稍知原委。嗣得學詢函，更悉港督所提議已漸發生效力，遂借楊衢雲，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於五月中旬，乘法國郵船狄斯赴香港。二十一日抵港，粵督已派幕僚曾廣銓率安瀾兵輪來迎，即邀總理及衢雲二人過船開會，時總理得少白等報告，知鴻章尚無決心。另一報告，謂督署幕僚，且有設阱逮捕孫楊二人之計畫，故不必冒險赴粵，僅派宮崎乘兵輪晉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已則乘原船赴越南西貢。宮崎至廣州，寓劉宅，與學詢密談一夜。學詢述李督意，謂各國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并商定對清帝后回京或西遷之二種辦法，囑宮崎向總理轉達。宮崎以時機未至，遂返香港。

宮崎返港後，以總理他行，無事可辦。因戊戌年（一八九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八），清室政變時曾保護康有為赴日，於康為有恩，遂欲赴南洋遊說有為，使與總理聯合組織救國。以其意商諸陳少白，少白認為徒勞無益。然宮崎意堅決，卒借其友清藤幸一郎赴新加坡。事為康徒徐勤所聞，并探悉宮崎會留劉學詢宅一夜，遂疑宮崎此行，為奉粵督命謀刺有為以邀賞。逕電有為，請預防範。有為以告新加坡當局。故宮崎清藤甫抵新埠碼頭，即被該埠警吏拘禁入獄，搜獲日本刀及港幣一元鈔票三萬張。警長與以擄此二物何用。宮崎答以刀為日本武士道本色，港幣為中國革命黨首領孫某之物。渠不過代其保管等語。蓋總理舟過香港時，預備借鄭士良入惠州起兵，故命少白等兌換一元之港鈔三萬張，為發給軍餉之需。兌換後，隨交宮崎保管。宮崎於赴粵時，此款尚存行囊。及返港，乃為挾以趨南洋，欲就范遊說總理。警長訊問後，對於日本刀尚能諒解，惟對於港幣巨額，不能無疑。宮崎二人，遂繫獄中一星期許。總理在西貢待訊，即乘程赴新加坡，以紳士林文慶醫生之介，入謁新加坡總督。說明宮崎來此原意。并承港幣為己物，即用以預備發給革命軍餉者。新督聆言，始令將宮，清藤二人釋放，并發還日本刀及港幣等物。惟於總理離境後，旋頒布孫某五年內不許入境之令。日志士經此事後，咸稱康有為為忘恩負義之無情漢，不復有主張孫康二派聯合之說者。

是歲六月二十日。總理借宮崎等乘月輪佐渡丸抵港，少白等報告聯軍攻陷北京後，清廷已派招商輪船安平來粵，迎李鴻章北上議和。鴻章聞清帝母子出亡無恙，決意北上，不再談粵省自主事。港督之意欲扼之於香港，使與民黨合作，約是日上

午十一時會見爲最後之勸告。倘渠能慨然應諾，則粵省可則宜告獨立。粵督可以特許總理登陸，以便取道入粵。總理謂幸以八十老翁，本無遠大思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勸告，而中止其行。及鴻章與港督會談，果不出所料。蓋鴻章先後聞港督及劉學詢之提議，未嘗無採納之意，惟其主見以清帝后存亡爲斷。設使清帝后，一旦遇難，乃可以藉口宣布獨立，以圖自保。嗣聞出亡無恙，君臣之見猶存，始毅然北上。學詢及會廣鈞均隨行。少白乃登安平輪訪之。學詢謂傅相意甚堅決，無法勸阻，事遂絕望。總理時欲借日志士多人入惠州親率鄭士良等發動，因港政府得新加坡當局電詳告宮崎一案，預派水警監視，不許登陸，遂不得已仍搭原船直赴日本，轉渡台灣，以便接應惠州軍事。

鴻章舟過上海時，留學詢於滬，以處理南方各省事務。學詢乃貽書橫濱，告總理以通信地址。是歲閏八月十五晚，鄭士良黃福等起義於惠州歸善縣屬之三洲田，連敗清軍，聲勢大振。總理時駐台灣，而謀用種種方法以援應義師。乃派平山周持密函赴上海訪學詢求功下款，并約與合作。原函前尚存平山手中，照錄如次：

細耕主人足下：前次會議，已決行事之法，一爲軍駕回京之辦法，一爲軍駕西遷之辦法。今據明文，遷都已實，則惟有其後之辦法耳。數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先佔外府，以分省城兵力，並令城內外正軍，一俟兵力稍單，則乘機襲城，以爲基本。襲城之道亦分二法，一爲部下日前布置之法，據報城內外各要地已種烈雷，一燃可陷官軍八九。但此法傷殘太甚

，因知所種之物，大拿米一已有四萬餘磅，銀粉亦有百餘磅，若一燃之，則恐羊城雖大，片瓦無存也。此又焉能藉爲基本之地哉。故力誠勿行，且務俟便起回，以免自傷，未審能照命而行否。其二，爲弟親率大隊從鄉間進迫省城，在內部衆同時起應，此法較爲妥善，今已約部下待命矣。今惠軍已起，日內則擊高北江等處必繼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調，城中不能不單薄，一擊必下，計屬萬全矣。弟已與鏡海當道密商，已蒙許借其道地爲進取之途矣。今擬日間乘郵下南洋荷屬，另僱輪直至鏡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將內外局而布置妥當，以爲萬全中之萬全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來見足下，而託足下主持內局。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其餘內政一人，外政一人，財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擇人當之。弟意以楊君文優當財政，李君柏優當外政，一未知此人與公同氣否。盛宣君足當內政，兵政一人，弟自當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後請公等來會也。外局則宜先發代理使職人於外國，此等人弟自能擇之。如何，容皆可各當一面也。今日事機已發，禍福之間不容髮，萬無可猶豫。且清廷和戰之術俱窮，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勢。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衆發之。今欲計出萬全，轉禍爲福，第一要著，爲厚維資財，速辦外局之籌。欲保全蒼生，瓦釜羊石，則欲速履舟直渡內地，以慰衆心，而一衆志，否則玉石俱焚，生靈塗炭，列強瓜分，華夏陸沉，弟同蒙不仁之名，下足亦恐難逃奇禍。故欲求足下及楊李同志等即速代籌資百萬，交

周君匪帶勇，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而再進中華也。勿以斯言為河漢，幸甚幸甚。又主政一節，初欲托足下央李相為之，惟彼已拜全權和使之命，恐未必肯從吾請。且於理不便，故決推足下當之，已專語反正軍中，俟到可揚布之日，則照揚行之矣。江鄂兩督，應如何，如不以此舉為不是，可致意力守，遇外人侵入。如不以此舉為然，則弟取粵之後，即當親來與楚與彼軍一見也。內局布置妥當之後，足下宜預備行裝回粵相會可也。餘事不盡，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籌安不一。弟長雄謹啓。明治三十三年九月於臺北。

按總理此次致學詢書，含有種種作用。總理鑒於乙未廣州之役，知學詢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許之，而自攬兵政。其用意無非欲得其資助巨款，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函中所舉姓名，羅維，即學詢別號；長雄，即高野長雄，為總理別號。周平山，即平山周。楊文，為楊衛雲。李柏，為李紀堂。盛宣，為盛宣懷。何容，為何啓容。又鏡海即澳門。大拿米，為英法法藥譯音。時平山抵滬後，即訪學詢，備述總理擁戴之意。學詢惟虛與委蛇，絕無誠意。平山竟無所得。遂電告總理復命。總理於是即由臺灣乘日輪至上海，舟泊黃浦碼頭，使平山邀學詢至日輪會談。學詢托故不往，平山強之始行。孫密談數時，均不得要領。自是學詢與革命黨人遂不再發生關係矣。無何，惠州革命軍亦以失援解體，總理遂勸廣東獨立之一幕，由此告終。

飲酒的限量

朱楊

在酒館裏兒子提醒他的父親道：「媽媽說的——飲酒需要有限度。」

父親醉眼朦朧地指着屋角坐着的個人說道：「是的，萬一我的眼睛看着屋角裏的那兩個人會變成四個人的模樣時，那麼，我已到了今天飲酒的限量了。」

懂禮貌的兒子

一位最愛好禮貌的少年爵士在他太太在懷孕時，帶着太太到中國北平去居住。其理由北平人最有禮貌在這種環境裏可以使胎兒得到最好的胎教。不過不幸得很——她懷孕了五十年，始終未能生養。這時他們兩夫婦已在古稀之年。有一天這位太太因病壽終內寢了。爵士在悲痛之餘，一定想明白荷重五十年的怪胎胎內容。於是就請名醫剖腹檢查。他自己也在手術間裏親自看親。醫生動手手術了。衣胞切開了。原來是個雙胞胎。這時他看見：衣胞裏有兩個小老頭兒，正在躬身拱手，互相謙讓。兩人嘴裏都在說：「你先請！」

金子的變化

化學教師說：「若將塊鐵拋在屋外泥地上，必將起變化而生鏽。一個隨着隨一個學生道：『若將一塊金子拋在屋外時，那麼，將起什麼樣的變化呢？』」

學生答道：『一定失蹤。』」

台灣大革命運動

羅香林

台灣革命領袖羅福傳

羅福傳，字東亞，廣東蕉嶺高思鄉大埔村人。民國前二十四年，生於南洋巴達維亞。幼失怙，祖超六撫之成人。超六久

僑巴達維亞，精建築工程，承築芝拉扎與巴丁二鐵路，及茂物至萬隆各車站，聲譽海島。後以獨力承築由紅溪至巴隆班彭幹線鐵路，工程尤鉅。行領印度交通之發達，超六與有力焉。

福星幼承庭訓，聰穎冠羣。九歲回籍受書，十四歲復之南洋，習巫來由文，得其術。光緒二十九年從祖超六東走台灣，因家苗栗。旋入苗栗公學，親日人加恩民教育，愛惜不能勝。而

偽台灣總督，更肆苛政，百計誅求，辱至備極。福星不餽平，遂乘間在台產業，返故里，任大地村小學教師。每課餘，輒引青年談國事，一觸即發，滔滔不能休，鄉里以為狂。光緒

三十二年，前台灣民主國義軍去年五月甲，受兩廣總督岑春煊聘，為兩廣學務處視學，廉知福星遷於新學。富民族國家思想，命赴南洋爪哇等地，宣慰僑胞，視察學務。旋歸國覆命

，逢甲復令往新架坡任華僑中華學校校長，以啓發僑界青年思想為職志。宣統末，與黨人胡漢民等，於巴達維亞等地，招集僑界志士千數百人，謀回國舉義。民國成立，海宇騰歡，僑胞

鼓舞興奮，而台灣志士尤思乘時援俟，規復舊壤，福星奮友劉士明，陰為之倡。民國元年七月，士明以時機漸熟，促福星赴

台主持，揚言與議商務，福星聞訊登舟，十一月抵步，而台灣大革命風雲亟矣。

福星已抵台，即與士明等密議結集志士，為革命基礎，歷游苗栗，台中，台南等地，默察形勢，審究民情。時台民激於前此八次革命未成，偽總督壓迫日甚，生命財產危如累卵，咸思與日人決一死戰。福星密語慰之，旋回苗栗，與士明等成立秘密團體，稱華民聯絡會館。召集幹部會議，決由福星，士明，及彭雲，丘維藩，林達榮，劉金申，槐中興，江亮能，黃光耀，黃長敬，謝德春，傅清鳳等，分南北路，募黨員，圖大舉。

是時為避日人注目，且為保持機密，特製各情報密碼。稱孫公中山為母氏，黃公克強為嫡母，黎公宋卿為娘，參眾兩議院為夫婦，福建都督為家長，台灣華民會館為副家長，十二志士為君子，華民秘密會館為正人，福建都督為妾，廣東都督為副妾，日本為食客，台灣為兄，高麗為弟，中國為主人，敢死軍為電話，海軍為人力車，正司令官為大福州瓦，副司令官為小福州瓦，軍艦為渡舟，班長為荒字瓦，營長為由字瓦，隊長為北王，團長為黑字瓦，旅長為元字瓦，士兵為人丁，助兵為添丁，北京為代定茶，南京為代買日本布，廣東為代寄來鳩酒

上海爲代客來，台北爲北部酒，大稻埕爲江密酒，和蘭華爲雙酒，宜蘭爲火酒，花蓮港，花蓮酒，台中爲中部酒，台南爲南部酒，苗栗爲原料酒，放心爲勿介，平安爲平平，被追爲頭痛，搜查爲毒物，拘留爲拘捕，受刑爲脚，伏罪爲手痛，放出爲雲開，甚嚴爲急付，秘密爲掛號，事破爲開信，進行困難爲生意冷淡，有把握爲發財，日人偵之，初不省所謂。

福星既與志士等分途運動，不匝月，組織告竣。十二人刺血爲盟，編星權總指揮，發號令，分佈黨人於全台，密設機關於各地。青年志士，慕義來同，不數月，衆逾九萬，富者願出資轉餉，貧者願捐糧充兵，其力爭爲決死隊者，達二百七十餘人，慷慨激昂；婆娑之洋，美麗之島，革命空氣，直塞乎其間也。顧猶鑑於過去輕舉失策，守期未動，復於祖國北京，山東，福建，廣東等地，設同盟聯絡社，擴大宣傳，又募南洋僑界同志，倚爲聲援。

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福星密召全台革命黨代表，於苗栗開代表大會，議進行計劃，以十二志士名義，發表大革命宣言，其文曰：
一、我大中華民國之面積，占五大洲三分之一，爲世界各國之冠，人口亦最衆多。我台灣人民，來自中華，於十數年前，卽志以維新，冀發揚光大吾民族，爲中華民國作先驅。詎知禍生肘腋，因異族之無能，遂致國亡家破，飽受隣國苛政之凌虐。此因吾台灣人民所引爲心痛者也！吾人在此暴虐之異族專權之下，實無再事偷生之可能，猶太人琉球人之復轍，吾人實不願步之矣。

台灣大革命運動

一、諸君不觀夫猶太乎，俄國滅之僅十年，而種人亦滅，文字亦廢，然而猶太人口四百餘萬，面積東西六十二英里，南北一百二十六英里，人口而積多於我台將二倍，且猶太亦爲開化最早之國，而尙不能保持其民種之精神，俄人視之太爲不若，則吾台更無須問矣。

諸君不更見日本之滅琉球乎，僅經五十年，而種族亦且滅，文字亦已廢。今也，亡國之民，失家失業，流軍乞丐者，已不知凡幾。猶太人琉球人之遭此悲慘境遇，我台人士已所深知，此亡國滅種之禍害，吾人尙欲避之乎！

一、日本滅我台灣，於茲十有九年，人民之受害，已非淺皮。雖未達猶太琉球人之境遇，然而亦不遠矣。今日雖尙剩我鮮膚，四五年後則削我骨肉，八九年之後，必髓血亦已乾乾矣。哀哉台民，自日本亡我台灣以來，奪我財產，絕我生命，其苛暴惡攻，已無所不用其極，固知吾台民不欲甘心長受此苛攻之壓制也。

一、日本對於台民之罪惡，本已爲吾人所洞知，然而仍不能不詳述之以使吾台民之重憶，而並爲天下告也。

一、人民之產業，日本政府悉課以極重之稅，台人因此生活困難，入不敷出，終復陷於破產，父母妻子不能養，爲生活之所迫，因而流爲盜賊者，比比皆是；而日本政府，不推原及始，反用其兇暴之治安方針，盡毀被迫走險之台民，使無噍類，此蓋其滅台民之一奸謀也！

一、稍有利之事業，則悉歸日本政府百營之，官費之，台民之可得享受者，幾力而微利之事業而已，且復徵以極重之

苛稅，譬如僅有三四百元之小商，而竟增高其資本額以課稅，常照千元資本以徵收，至有萬元以上資本者，則照十萬或數十萬資本額以課稅。小商人之販賣貨物，必經日本政府之許可，而仍須具重資以領取鑑札（即執照），其所販貨物種類之多寡，以定其鑑札份數之頒給，此外之家屋稅，營業稅，均無不為取台民膏脂之利器，實令吾人之痛心者也。

三、台民之為輪夫或其他夫役者，以己身之血汗之交換，只始得二三十錢之收入，年不過數十元之進款，除其本身生活之外，尙存幾許，贍養妻子已不可能，然而日本政府迫其納繳重稅，是尙有人心者之所應為耶！全世界之殖民地，曾未有如台灣之受如此之苛稅之徵收者，印度、爪哇、呂宋、安南、緬甸、孟加拉、蘇門答臘，固如是乎？

四、最受荼毒者，莫如驅逐路上之行商，彼等之資本，至多不過二三元，每日得利亦僅二三十錢而已，然而必須繳納營業稅，復須具領鑑札，因之而餽口維艱，常有資本耗盡，輾轉窮途，隨之而亡！而更常有失歡日警之故，日警輒以違反警例，加重處罰者。嗚呼，在生計困難之呼聲充滿耳中，我台灣之行商，復重受日警之虐待，真令人欲哭無淚也。

五、營豬業者，亦徵豬稅金，每年當納數元，及屠獸稅，營業稅，養豬稅等，如販賣於市場，則又須販賣稅之抽收，種種苛稅，言不勝言！

六、最可痛者，莫如地方日警，彼常以保甲費，警察費，壯丁費，……之種種名義，肆意敲索，以飽其私囊，且濫用威權，如狼似虎，自為土方之酋長，人民若賄之以金，則尙可

相安於一時，否則即嘗受罪於片刻；中資之家，得供奉之，故尙優待，而貧民則大都飽嘗辛楚矣。若夫地方之名譽職，如區長保正甲長等，本當以公平選舉之者，而日警則擇多金者以充任，廉潔有望之人，棄之若遺也！至於義務之徵收，悉委諸吾貧苦之台民，而免重金賂賄之資產者，其貪財殃民，於此已可概見。

七、法蘭西之佔領西府島也，其征服生番，垂十九年之久，而未聞有徵役於民間之事，乃日本之於台灣，則反乎是，以台民為生番之播死者，且是何其殘酷之若此耶！今聞日政府征番徵役之告示已出，對於台民不論其家中有無牽繫，每家必出一人應徵，而此應徵者為義務之人夫。如是慘酷之手段，吾人尙能忍否乎？吾人之家如不能應徵者，則必須僱人代費，而此被僱之人，亦僅得數十圓之代價而出賣其生命，吾人誠不解日本政府，何以不徵其日人，而必強台人與生番對死也！彼所謂優遇殖民地之台民者，其即在於斯乎！吾願吾台灣人均永矢忽忘！

八、刑事特務偵探，橫行之事，實為司空見慣，彼常藉口公務，威脅台民，以搜查之名，行賂賄之實，不論罪之有無，動遭拘禁，欲訴冤曲，亦無可由。

九、中華民國之人民，東渡來台者，受日本政府之虐待，實不堪言狀，華民常受日警之毆打與暗殺，均不得言；倘訴之於日本政府，則日官且曰：此殖民地法律之制度也；但此法律不適用美英法德等國家之人民在台者，而適用於支那人！嗚呼，此何言也？其蓋視中華民族如琉球人矣，尙復何有於台灣

人民？

「十、中華民族之旅台者，必須在臺灣之日本政府處領取居留（猶居留執照），始得僑居。僑居人民，必須有繳納日本之學校費，及充其他開路工入服役於日本之人仗之義務；在國際公法上，外人之在留者，曾未有此義務之規定，即法國在西府此征伐生番之時，彼處之漢民族在往者，計二三十萬，亦未有聞此義務之負担，今日日本竟如此待我華人，誠不知其究根何種法律也？」

「十一、我華旅居台灣之人民，常被日警無端之毒殺，最近桃園廳下三角林莊之僑民廣東鎮平張士清氏之被暗殺，事實具在，而吾人固不敢輕言。如此無保障之華人生命，苟不謀對付之法，則華民終當一一陸續死於日警暗殺之下也！」

「茲上所述日本政府之罪惡，不特我中華民國及台灣人民聞之皆裂，及稍具仁心之其他人民，亦當聞而憤慨！倭奴，僅奴，三百餘萬之台灣人民，刻已翻然覺悟，均當以鮮血一洗前此之恥辱矣！」

「吾敬愛之台灣同胞乎！吾人今日之舉，實義無反顧，果能敵愾同仇，當可致日人於死命，是在吾人努力以行之！茲更將吾人之來歷及進行之狀況，為我全台同志告：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六日，我福建都督命吾等來台視察，并為華民聯絡會館，募集會員，主腦之劉士明，林達榮，劉金申，羅中興，丘維藩等，皆一時俊傑，極力進行。於今會員已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名之多，而我中國內之募來台者，亦二萬餘人。」

台灣革命運動

「二月十九日，吾等已致書吳頌賢，託其轉送廣東都督，並已得獲允諾以兵克復台灣。吳頌賢亦已募得同志組織共和聯絡會館，與我華民聯絡會館互相聯絡，以謀大舉矣。」

去年八月一日，粵督派吳覺民來台調查共和聯絡會館，當時該館會員已達六千餘人，吳覺民氏已當善復命於粵督。八月十六日，吳等均晤吳頌賢二氏於台北之大瀛旅館，談悉金星橋之叩意固督，已得同意，則今閩粵兩省已有聯絡，而我之勢力已固，內備外援均有把握矣。」

「再告同胞：本年六月，黃先生派人來台，作革命運動，並募集黨員，七月再派陳士王淵來台調查，二十七日會於基隆承洋館，革命旨趣，即提出討論，并解決要案甚多。二月間禮星亦曾往台南一帶視察，林季商等皆晤及，彼向亦有會員二萬餘。今也四會一，致會員衆多，宜可以大有為矣。」

「前者吳頌賢部下之秘密漏洩，雖小有損失，然尚不足以為慮，吾人今已決心，雖粉身碎骨，亦決心不稍萌退志。古語有之：殺頭相似風吹帽，散在人間呈英雄。」

人無二度之再死，死能流芳百世，又何怨焉？且為國家雪恥，為同胞復仇，義之所在，更當視死如歸也。」

「同胞乎，吾願吾全台之同胞，均發奮振作其精神，勇往直前，為家本身之幸福而反抗，為謀台灣之獨立而革命，則日兵雖頑，日政雖暴，亦不難一鼓剷除淨盡也。吾人願與諸同胞共勉之！羅福星，劉士明，彭雲，丘維藩，林達榮，劉金申，羅中興，江亮能，黃光樞，黃員敬，謝德春，傅清鳳同啓。」

對非法統治之空氣，充滿全台，革命高潮，怒達極點，成謂日人之殘暴統治，必從此中斷，而台灣民衆將一躍而自主矣。詎意事與願違，不幸消息，隨之類至，當黨人未定期舉事，而苗栗秘密機關，為日警偵知，羣集搜索，志士多為所捕，時民國二年三月也。福星以適在台北，既密使來報，乃從容語同志曰：有生必有死，死無須慮，但願已死烈士，佑後死同志殺敵以死耳。聞者壯之。即返苗栗，改設機關，旋為弋者所獲，四日十八日，解苗栗文廳審問，以不得確據，福星力辯，偽法官不能屈。禮星乘間得釋，益進行舉義革命。蓋其百屈不撓如此。

旋福星赴台北，方與黨人密議。於台北起事，而志士彭雲軒急舉，苗栗新設機關，復為日警破獲，被捕尤衆。福星以苗栗為聯絡會館根本所在，不能以屢被破獲，不為設置，遂秘密南行，視察各地。九月返苗栗，即於黨人黃公德家召開會議，方議於最短期內，分區舉義。詎會議未終，突有自稱羅少芳者，密報日政府已下令明晚搜捕同志，請早為之所，或先期他遷云云。少芳之華民供職日警局長志士也，其言不謬，福星不得已，遂於二十一日黎明北走。二十六日抵台北，即集台北黨人，再議舉事。

日台灣政府之大舉搜捕苗栗華民聯絡會館諸黨人也，以不得福星踪跡遂捕稍有嫌疑之台民及親星親友入獄。旋下令全島，按戶搜索，於是各地志士，多被搜捕，日三四十人，四閱月，不少休。而福星亦於十二月十九日於台北淡水友人黃某家，為日警所捕，以各機關密機關已被破獲，福星知不能免，不復辯。

民國三年一月，日政府盡將所捕革命黨人，於苗栗臨時法院，嚴刑鞠訊，處極刑者，達數千人。三月三日，福星及其同

志，與前此革命首領陳阿榮等，悉於台北監獄，上絞首台，就義時福星年二十九也。台民間之，無不落淚，蓋其革命精神，固未死也。

方福星之極力鼓吹革命也，張火如本居置蘭深山，聞訊大喜，遂自動向附近南湖太湖各地宣傳，並召募生番，擬為福星援助，悉力構合，得二百餘人，即欲出動，未果行，為日警所悉，遂被捕火爐與其黨人，則福星同死台北。

有李阿齊者，台南志士也。其父於光緒二十一年台灣被奪，死於日警之手，時阿齊尚幼，未能報復。及長，以父仇不共戴天，遂無時不想殺日警等恨。會福星派人設機關於台南，阿齊仿其組織，陰集同志。民國二年六月，得二百餘人，擬進攻日人警署，為台南革命先聲。不幸叛徒黃天一，密以告警，未及起事先被所獲，同黨一百四十三人無一生者，阿齊翌年三月，與福星於台北同就義。

東勢角賴來原籍梅縣，元年慕祖國共和告成，回粵省視，受革命空氣鼓盪，思致力於光復大業。十月返台，時福星已鼓吹革命於全台，來擬入其東勢角機關，旋見福星所派主持機關劉某，計劃少而胆復怯，乃獨自組織，秘密募兵，得密士三百二十餘人，時日警以福星鼓吹革命風潮澎湃，搜查當密，各地黨人，多被搜捕，來見事機已迫，遂集黨衆語曰：今警嚴密，東勢角一帶好同匪，同作斷頭鬼矣？遂定議出發，乘夜入東勢角支廳，盡熟熟睡日警，即舉火焚廳，大呼革命。附近日警，聞訊集，來與激戰，歷數小時，來與副指揮詹阿墩，奮勇當先，為敵彈所中，仆地立斃。黨人失所指揮，退守山地。旋日政府派台中守備隊入山包圍，黨人悉力以拒，歷一晝夜，以力薄無援，遂為所捕，蓋皆於台中從容就義云。

美國官方處置戰後德國的意見

瑜 珈譯

(James B. Reston 原著，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九日紐約時報)

華盛頓官方對於將來如何處置德國的問題，至少有兩種計劃，因為設計這種計劃的團體，他們有不同的前提與不同的目的。

一派的出發點，認為德國如經控制，它是可以信任的。於是主張相當程度的削減德國工業力量，而主要目的在於毀滅它發動第三次戰爭的能力。另一派認為德國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信任，於是主張割裂它的領土，毀滅它的工業，不僅要防止它將來發動戰爭，並且要懲罰它過去的戰爭罪行。

然而究竟採取「和緩」和平還是「嚴厲」和平，在原則上並沒有紛歧的意見。華盛頓當局人物之中，沒有一個人主張寬恕或忘記德國的罪過。也沒有人願意把有效率和有競爭能力的德國重工業，很迅速地歸還給所謂德國「善良分子」所組織的新政府。

據美國陸軍部的估計，德國百分之三十的輕工業已經摧毀了，而在它「無條件投降」以前，必有更大的百分比給我們毀壞。雖有人高談德國的所謂「善良分子」，然而任何人都沒有具體的證據，可以證明德國內部存在有強大的反抗團體，德國也沒有人敢冒險採取必要的步驟，證明他們到戰後有權建設民主的德國政府。

因此之故，華盛頓官方人士的問題，並不在應否給德國人

美國官方處置戰後德國的意見

以「和緩」或「嚴厲」的和平，問題在於給他們怎樣的和平方式，方可在不妨礙歐洲經濟與不阻滯歐洲復興的條件之下，祛除德國對歐洲的威脅。

此間有一派人認為德國民族是「食肉而綿羊」，他們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必須把他們割裂為若干獨立的原始農業國家，不准他們問津重工業或進出口貿易。

這一派人，尤欲做到下列的幾點：
甲、把德國分裂為若干獨立國家：第一個是南日爾曼國，包括以前的巴伐利亞、巴登、瓦登堡、赫斯達姆斯特、以及萊因區和薩爾。

乙、第二個國家包括上赫斯、薩爾吉亞、威斯特發里亞、漢諾威、鄂爾敦堡及漢堡。

丙、第三個國家大概包括普魯士全境，(減去東普魯士)，薩克森及梅格倫堡。

這一派人並欲消滅德國的重工業，把大部分移往第三帝國之外，搬到受德國所蹂躪的國家，而把德國的進出口貿易完全交給一個國際團體去管理。

華盛頓比較穩健的一派，很懷疑上述計劃能否收到實效。這一派不欲以美國人不準備十年或十五年前履行下去的政治及經濟處置加諸德國。並且他們對於削減德國工業，不欲超過必

要的程度，他們以為德國的機器可以作為幫助歐洲復興之用，完全加以毀滅是沒有意義的。

但這一派人也並不反對割掉德國的若干土地，把它若干的工業工具去補充那些為德國所摧殘的同盟國家。例如低地國家，法國，南斯拉夫及希臘等都需要車頭，車皮，以及各種的輕機器及運輸工具。譬如陸軍部就完全主張從德國取出這種器材，由盟國來管理及運用，去幫助盟國的建設。

此間一般人大都同意，先要顧到歐洲的利益，而德國的利益則在其次。他們意見出入的地方，在於完全消滅德國的工業和把它分割為若干國家，是否有利於歐洲及美國。也就是說，倘使美國將來不準備貫徹始終以抵抗德國下一代的挑戰，那末這種辦法是否有利呢？

政府人員之中，固有不同的見解，一派以財長毛根素為首，主張分解第三帝國，把它降為農業國家，另一派以為這將阻滯歐洲的復興，而激起德國的反抗，美國又不願再去壓平他，但是這兩派的計劃，在有些地方其間距離並不很大，現在似乎將有折衷的計劃擬具出來了。

即如反對分解德國的人，却並不反對割掉它的東普魯士，有些人並且贊成法國人的建議把萊茵及薩爾區劃為獨立國交給國際共管。這一派人一方面也主張儘可能管制德國的化學，冶金，機械，航空與電力工業，並分解歐洲「新秩序」的財政力量。

但是，其他有關的重要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則華盛頓對於德國工業及領土兩問題的意見，一時也就無法獲得一致的。易

言之，祇有到其有關問題的意見獲得一致之後，那末處置德國工業與領土的問題方能解決。

即如東普魯士問題，大家都主張把它從德國劃出來的，但劃出之後是否交給波蘭，而其東北的一角，包括哥尼希堡在內，是否交給蘇聯，則就各有不同的意見了。

又如，倘使波蘭放棄它寇松線以東的土地交給俄國，則須劃出德國一些土地來「賠償」波蘭，這一點也是大家所同意的。但應當劃出多少土地，則盟國之間，甚至英美政府的人員之間，都還沒有一致的見解。

據悉在德黑蘭會議的時候，史大林說過，如果波蘭成立一個對蘇聯「友好」的政府，他就不反對波蘭割取西克奧與里河的德國土地，聽說邱吉爾首相也表示同意，羅斯福總統有什麼意見則外界不知道；但英外相艾登則反對這個動議，他以為這可以使波蘭境內造成少數民族的問題，而這些少數民族又無法向別處遷移，勢必有危險的後果。

複診

丁丁

一位狡猾的病人走進了初診診費極貴而複診便宜的醫生診室裏。他原複診，却假說是複診。交了複診的診費，向醫生說：「您上次所開的藥，吃了異常有效；現在請您細為我再診察一下！」

醫生說：「那很好！不必再開藥方了，就再買原藥繼續吃下去好了！」

閒

話

倫

敦

趙敏恆

看菜燒的好壞，就可以看出一個民族文化的新舊。如果此話當真，英國簡直可以算是半開化的民族。英國菜的壞，可以說不啻比那再壞了。加上戰時物資統制，購買魚肉，都有限制。倫敦菜館裏的菜，簡直吃不得，烹調藝術，在英國字典裏想必沒有這幾個字，不管是魚、肉、雞、菜，用白水煮煮，就算完畢。倫敦最有名的旅館菜館，都是這樣。

因此倫敦有兩種菜館最吃香，中國菜館和歐洲菜館。中國菜館生意最好，一則菜燒得有味，二則不管什麼物資統制，中國人總有辦法，有雞、有魚、有肉、要吃到地中國菜，還有魚翅、燕窩、鮑魚、這些材料，他們從那裏找來的。天曉得，歐洲菜館大半都是歐洲淪陷各國人民流亡到倫敦開的，索何區（Soho）裏這種館子最多。以法國館子最吃香，這類館子，開設在小巷子裏，房間很小，不是去過的人找不到，不是熟人先定位子，臨時去不容易找到坐位。

倫敦熱鬧街頭有很多報攤，堆滿了當天的倫敦報紙，可是時常無人照顧，好在久住倫敦的人，各報的價錢都知道，各人路過，拿了幾張報，把便士（Penny）放在地下，報攤旁邊總

堆有一大堆便士。從來沒有聽見有人多拿報，少把錢，或者將堆在地上的便士偷去。

在倫敦買書買雜誌，頗不容易。因戰時紙張供給受限制關係，書和雜誌印得不多，一出版就賣光。有一天，我看見報上新書介紹欄內，有一篇文章很推崇一部新出的書，我立刻跑到書店去買，已經賣完了，要等再版，何時再版，遙遙無期，要等書局能向政府領到紙，雜誌也是一樣。書店書攤上買不到，要托書店代訂，還不一定有把握。

俱樂部（Club）是英國人的第二生命，不管是什麼地方，中國也好，馬來亞也好，印度也好，英國也好，只要有三五個英國人，一定有一個俱樂部。英國人的社會地位，看他入那一個俱樂部。倫敦到處都是俱樂部，建築都很好，內都設備也很齊全，有客廳、飯廳、酒排間、圖書室、彈子房、紙牌間、宿舍，著名的汽車俱樂部，還有游泳池。

我初次去俱樂部，以為那是會員的社交場所，事實上並不如此，每個俱樂部會員很多，彼此多半不相識，在俱樂部中會員見面，彼此並不招呼，各人帶了朋友，進去飲酒、吃飯、談

俱樂部的用處很多，朋友們吃飲幾天，在那裏可以比普通館安靜得多。酒的種類比普通酒店多些也更好些。目前倫敦旅館都客滿，找房間很不容易，如果你是某俱樂部會員，膳宿問題可以解決。

俱樂部最大用處，可以說是替倫敦人解決午睡問題，午餐後你如果走進俱樂部，你可以看書，客廳裏，閱報室裏，圖書室裏的沙發上坐滿了會員，雙目緊閉，兩腿伸直，報紙蓋在肚子上，呼聲大作。到了下午辦公時間大家起來，伸伸腰，再去辦公。時常聽見有高級的倫敦人於俱樂部中午睡時，很平靜的熟睡到天。

地底火車站的用處，不僅為倫敦行地底火車用，男女有約大半在約定的地底火車站碰頭。倫敦沒有公共廁所，可是較大的地底火車站均有此種設備。遇有警報，路上行人多半跑到最近的地底火車站避避，住宅被炸的居民可在地底火車站內政府代備的臥床過夜地底火車站的最妙用處，是便利行人穿過熱鬧廣場。

倫敦的廣場很多，像畢草的尼(戲院區)，牛津(商店區)，列士特(影院區)，這些廣場都是很多重要街道的匯合點，行人車輛川流不息，穿過廣場頗非易事。交通要看紅綠燈，南北車輛行人通行時，東西車輛行人必得等候，如果你要趕快穿過廣場，最好方法是學士行條，望地下鑽，地底火車站四週八方，都有出入口，你由廣場南面進地底火車站，再由北面出來，一分鐘內可穿過廣場。

倫敦的最上等私娼，都用男人名字，如保羅，彼得，約翰，理由很特別，此種私娼必須事先用電話接洽，娼妓於有地位的男子頗多不便，所以她們改用男子名字。男子們在辦公室裏儘可用電話與她們接洽。譬如約彼得於下午八時見面，辦公室裏同事決不會猜到是有不正當的約會。而她們也可隨時打電話到男子們的辦公室裏去，說約翰請某人於某時在某地見面。

英國人每餐吃的東西雖然不多，可是每天等於吃四餐，除正常三餐外，下午四時半左右個個人必得吃茶，英國人看吃茶比什麼事都重要，辦公室裏，工廠裏，兵船上，飛機上，甚至於前線上，到時必得吃茶，不吃茶好像有點過不了的神氣，除吃茶外，還有牛油土司，茶杯比啤酒杯還要大。

英國人吃茶非用牛奶白糖不可，覺得沒有牛奶白糖不能算是茶。我初到倫敦喝茶時，只要小半杯茶，多沖開水。因為英國人用錫蘭紅茶太濃。侍女大吃一驚，直搖頭，說茶不能這樣喝。我告訴他這纔是真正喝茶。他仍然堅持他的意見，覺得英國人究竟是未開化的民族不會喝茶。

倫敦的公共汽車路線特別多，總有一百多，街邊全是各路停車的標誌，只寫路線號數而不寫明經過地點，初到倫敦的人，簡直莫明其妙。不像地底火車有詳細路線圖在書店出售，各地底火車站也有路線圖畫在牆上。公共汽車既無路線圖出售，各停車站也無路線圖表，每次乘公共汽車，必得問人，就是老

倫敦有時也鬧不清楚。因為同一地點，有很多不同的路線經過該地，甲說乘十七號車，乙說乘三十二號車，叫你有點左右皆非之感。

公共汽車上，分上下兩層，上層可抽煙，下層不准抽煙，所以坐下層的乘客，老太婆佔大多數。賣票辦法，有點君子風度，賣票員走過，你買票自買，不買票他也不查票。票價分段，你說買三便士票，他就給你三便士票，你說買五便士票，他就給你五便士票。你要不知道票價，你告訴他你到何處去，他就告訴你應付的票價。夜間因為燈光管制，乘客看不出站名，

可以隨時買票員到站時通知。

倫敦街頭令人注目的是：銀行銀行人的硬頂帽子（DERBY），烟店櫃子裏陳設的加大香烟（有六寸多長），女子腳上着的木底鞋，七八十歲的郵差（青年均已入伍），自來水筆商店門外每日清晨排的一字長蛇陣（戰時自來水筆出產受限制，供不應求），炸彈坑改造的儲水池，前面寫着救世軍和本牌上寫「此地水深十尺行人小心」。

為黃天鵬題逍遙伉儷紀念集有序 汪辟疆

天鵬與吳阿盧小珠女士，締婚十載，稱人間嘉偶，今歲適四旬初度，友好蒐集詩文書畫成冊，顏曰逍遙伉儷紀念集，用申錫婚之祝。楚僧公展狂之相繼為詩張之，督余繼作，遂成四詩。

男兒四十未全老 此語君家亦自豪 但說林泉堪避世

爭知海上一樓高 黃山谷詩男兒四十未全老似入林泉真自豪

朝治文書千管禿 夜圍燈火一鬢親 借散原句要知天下無雙士

合稱逍遙開裏人

及取春風同指環 年時舊夢未全刪 如今收拾閒情了

好奏膚功破虜還

跌宕圖書又一奇 紀年紀事本分馳 要增伉儷人間重

此是生辰變體詩

蔣山青·秦淮碧

易君左

我曾在鷓鴣寺的豁蒙樓，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春天，從臺城的一角遠遠望玄武湖的波光，更遠遠望紫金山的山光，我想起驚濤翻的那一副長聯。

樓臺園十萬人家，看藍外波光，郭外山光，如此水天，更有李北海豪情，方許到亭中飲酒。魚鳥拓三千世界，正蘆花秋日，荷花夏日，是何景物，倘無杜少陵絕唱，切莫來湖上題詩。

這也許詩人太自負了一點，然而面對着這良辰美景，大好湖山，使每個人的心絃都濼濼琤琮敲着復興的琴曲，而在濃濃的細雨影裏，紫金山像披着一件蟬翼般的輕衫，玄武湖也就像一面剛晒着人間溫熱之氣的美鏡。這六朝的遺跡，使我們看不見斜陽，看不見鳥，也看不見燕子，讓一切斷橋垂柳都消逝去了，只留下雄渾的號音和幽靜的鐘聲警覺了人類的靈魂。

玄武湖的泛舟，又使我想到了西湖的盪槳，回味到一首絕妙好詞：

來往扁舟，此生白晝西湖長。輕風小槳，盪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聲偏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千山響。

這是一個何等詩意的境界！我會把青春之火復燃，邀二三遊侶，繫馬堤邊，盪舟湖上，在一個晚霞流麗的晴光，紫金山

的顏色，像是一位金盔金甲的英雄無言而兀立在絢麗的天邊，把湖波染成深綠色的藍，深碧色的紫，把雙槳打出來的銀白的浪花加上一層緋紅，燭然的笑靨薄媚在珊瑚枕上，荷葉的圓盆貼着晶瑩的淚珠，畫舫齊聲，是那樣清麗而委婉。陶醉吧，青春之夢不再來，盡情的流連盡興的歡暢，明天就要扛起千鈞重的肩膀！

秦淮，可愛的秦淮，值得悠悠的一夢，江南情調，令人更憶起金閨：

黯淡天容，飄零身世，正苦悽清。喜聯袂借遊，金閨勝地；輕車暫別，鐵甃孤城。帶點詩心，添些畫意，塵海難忘醉衷情。人如玉，是梅花香氣，和雪搓成。虎丘拾級行行，問伊誰擲石見輕盈？看開號還元，龍烟瑣黛，山名都耐，舞屑飛瓊。垂柳溪頭，娥顏鏡裏，一例眉梢總是春。明燈夜，且讓她狂笑，讓我酩酊。

而秦淮歌舞，豈是當年後庭花？這一條小小的溪流，正象微江南一切的豐美的情調。

天賜江南分外嬌，田園如着縷金袍。半箇十里黃雲浪，到處清溪配小橋。

到處清溪配小橋，也到處畫船開笛鼓人生，需要輝煌熱烈

，也需與溫麗清和；需要鉄板高歌，也需要紅牙低唱，在燈影
蕩漾裏，可以慰貼你的心靈，在月影迷濛中，可以安排你的夢
境。而這靜靜的河，悠悠的水，帶着我千年斑斕的碧色，而你
的幻想深處沉澱，讓你再看不出靈愛的魅影，而奔向康樂的前
途。

秦淮，可愛的小河，一條碧如油的小河，推看歷史上歌頌
和咀咒的小河，沒有玄武湖的喧騰，沒有莫愁湖的幽俏，自然
更沒有大江的浩蕩，然而它總是靜靜的流着，悠悠的流着，它

「停艇聽笛」

——治城話舊續——

秦淮河房，北岸者多酒家茶肆。民國初年，以「問柳」「之松」為著；滑
真教館則有「老寶星」，而治西餐有「
全家春」，「第一春」。日將夕必車馬
喧闐，箏絃不絕。其時：當年所謂歌場

，出入酒家者惟鈎角巷妓耳。

十六年，國府建立後諸酒家先後閉
歇；於是萬全獨霸秦淮；四方來此，每
聚宴於此。北門橋堍，內橋大橋各有一
萬全與河房者同稱而異主，名酒名肴，
亦各有別。此萬全之酒，以陳年花雕為

的本身又何嘗有什麼功罪？它所願貢獻的像一朵小小的花插在
美女的像邊，像一滴清清的淚滴在情人的枕邊，如果說花是芬
芳而淚是晶瑩，則人間之苦惱的人間也應該有一條小河像秦
淮水，而我們的人生也就是這水上的船，船上的燈，和燈影裏
的人影。

憶秦淮，望蔣山，凱歌歸，相見賦！

冀野

最，而竹葉青尤清冽；肴則沙鍋獨勝，
如瓢核，凍豆腐之類，皆他家所不能及

河廳有榜，曰「停艇聽笛」，旁懸
掛辭慰農書榜，蓋洪楊劫後，南京光復

，會燕笙繁榮秦淮時之所遺也。每當春
夏之交，畫舫往來於河，輒繫纜廳下，

設筵移舟，或登樓喚酒。以是金陵有文
酒之會，長以萬全為社集之所。停艇聽
笛，不獨門文字可集之社，亦真能道出
宴游光景者。

二十五年秋，聞侯陳石遺老人從海
上來，都人士借萬全稱觴為洗塵。主人

因高榜年久，字迹漸漫漶，乞老人別書
新之。乃易以紙裝裱配玻璃櫃，懸於

廳中，同人各書近作為屏張懸。不一
年取事變化，老人死故鄉，而當時出紙

揮毫之人，出處與塗亦星散矣。

南廳中屏亦八年，聞萬全尚存，不
知此榜仍懸廳中否？每憶及之，恨不得
致瓢兒菜核下竹葉青酒之文字之間，見
秋風記而不自已也！

司馬懿論

(三國人物新論之一)

祝秀俠

曹魏費了幾十年的苦功和苦心，克服了許多軍事和政治上的困難，才算得漢家的天下，但司馬懿沒有費多大的力量，時間，很輕巧地就把曹家的天下掌握到自己手上來了，曹操的創業是英雄造時勢，司馬氏的成就，却是時勢造英雄。

何以說是時勢造英雄？第一，那時的時勢，有可以使司馬懿攫取大權野心的機會。這種機會是魏主叡給予司馬懿的。魏主叡病篤的時候，本來想叫燕王做大將軍，加上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諸人共同輔弼燕王，但却決定不下，終於相信劉放，孫資的獻策，把誠實穩重的燕王不用，改用了曹爽做大將軍，劉放，孫資又一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雖經曹肇等一度的阻撓，最後還是叫曹爽和司馬懿一登牀，詔受，共輔幼主。魏室的亡，就是這一個關鍵。劉孫的獻策，在道理上似乎想得很周到，因為曹爽是宗室，司馬懿是功臣，他們共同輔政，可以彼此牽制，建立二元的兩頭政治，不致大權偏重一人，殊不知這就是釀亂之階，培養了司馬懿攫取大權的野心，給他召致了本來不必敢想的慾望。他取得了這一個可以滋長慾望野心來的地位和時勢，幹嗎不想做做天字第一號的人！而這種時勢，機會，並不是司馬懿自己去創造的，却是曹

叡自己給予他的。司馬懿那時雖然有平遼東，却諸葛亮軍的勳勞，但也不過建立「國外」之功，倘若不引是入內廷，登牀受詔，覬覦之心，未必引起。而搭擋的曹爽，又是那麼一位粗心暴氣的傢伙，自然更不在司馬懿眼內，果然不多久就剪除了。總之，那種時勢都是很便利於司馬懿的，因時順勢，司馬懿輕輕巧巧就獲得好機會。

第二。曹操的篡漢，是以權術取天下，也是以權術治天下，在漢末法紀弛衰，羣雄並起，人心思亂，曹操既取得大權，曹操不能不用重典來鎮服人心，所以其治國也用嚴刑酷法。把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再加之以連年戰爭，人力財力，不斷消耗，人民苦於徭役課稅，沒有得到一天安樂日子，司馬懿執政後，那時吳蜀勢力已弱，他在政治上換了一套假仁假義的作風，一切都從寬大處置，人心在極度疲乏之後，就使他這種政治作風，在當時勢中得到老百姓的愛戴，所謂「亂極思靜」，這已經要求他造成一個統一局面的輪廓，他便因此成了統一三國的英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裏有一段很透闢的評斷，也是這種見解的，他說：「曹氏之嚴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

先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羣，爭附之，以峻峭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亦與，而無敢為在羣之寇，乃魏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而期實恤民，務從寬太，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摺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宅者，聞人聲而輒從，樂盈之汰，入耳歌河，以願為之死，况懿父子之謀險而小惠已周也乎！——這就是時勢把司馬懿造成了統一大局的英雄。

以軍事才能而論，司馬懿比不上曹操，更遠不如諸葛亮，但因為他是一個時代的幸運兒，因此他在軍事上很少吃敗仗，後人都把他的才能估量得太過高了一點。有許多事實，都是幸運使他成功的，譬如抵拒諸葛亮出兵斜谷的時候，他原本是想用主力和諸葛亮決一雌雄的，後來按兵不動，用困敵的方法以老敵人之師，就并不是他的戰略，這是由孫資早所決定而最高統帥部魏主魏命他如此做的。魏志裴注引「孫資別傳」說：「諸葛亮出征南鄭，時議者以益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山復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將士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以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中國日盛，吳蜀兩虜必自罷弊。」這

是孫資老早供獻的戰略。

魏志明帝紀又載：「諸葛亮出兵斜谷，屯魏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這與明帝親根據孫資決策指示他戰略的命令。

裴注引「魏氏春秋」載：「亮既屢遣使交言，又殺中嬪婦人之飾，以激宣王。宣王將出戰，幸毗杖節奉詔勸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這可見司馬懿原本是忍受不住挑戰，也要出戰的，幸虧幸毗杖節奉詔制止，他老人家才不敢抗命，終於使諸葛亮憂困以死，這并不是出於司馬懿的軍略和戰功却是由於孫資戰略的指導原則和命令的制止，要是一一出戰，準會吃個大敗仗呢。

但是雖則如此，他在曹操諸葛亮死了之後，却不能不說是一位政治軍事都無抗手的人，那時的人材太寥落了，因此他成爲一個傑出的一時無雙的人材。

平遼東，是奠定司馬懿後來成就的一個太關鍵，也是魏主徵信用他的開始。

那時公孫淵在遼東是邊防的大患。魏帝要司馬懿率眾遠征，用兵四五萬人，道路四五百里，大概羣臣都表示憂慮反對，以爲勞師遠征，役費給養會發生困難，就是征討，也似乎不必用那麼多兵。魏帝問司馬懿往還要多少日子？公孫淵會怎樣應付？他的心裏也很焦慮司馬懿是否會有把握。但司馬懿作很決定的答復，說：「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養。」

，如此一年足矣。」並且他以為公孫淵無非有三策可行，棄城預走是上策，據遼水迎戰是中策，坐守襄平被擒是下策。但公孫淵不是有智謀的人，斷定他必先出兵遼水迎戰然後退守，那末，便一定可以剿平。結果，他的預料沒有失敗。這自然使魏帝滿心歡喜，寵信有加。他率兵到遼東時，還遇到一點波折，就是遇着連天大雨，不便大舉進攻，耽擱了一些日子，朝廷裏面反對出兵的人又在那裏議論，要請皇帝召回，但他始終是幸運的，皇帝極力支持他，說：「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而待。」他終於唱着凱歌來答復了那些表示懷疑和反對的人。

假使這一次出兵，司馬懿吃了敗仗，他的功業是從此休矣，因為這一次出兵，魏帝也遭受羣臣的非難；變成魏帝和司馬懿是主張出兵的，其他的人是不主張出兵的，以此，司馬懿詩下大口，魏帝極力捧揚，倘若失敗，不獨司馬懿聲威掃地，就是皇帝也沒有面子，司馬懿準會貶謫不能翻身；相反，他的克奏全功，就使他的威望大增，取得信任，奠定後來地位發展的基礎。

他自然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機智而又具有忍耐力。機智不難，具忍耐力最難，他的政治上的成功，第一是時勢，第二也靠他一點聰明和沈潛的忍耐力。

他還知道曹操的才略和多疑心，在曹操活着的時候，他是甯可少說話，少賣大本領的；曹操聽說他有「狼頭」之相，走起路來時回頭，并且身子不動，曾經當面測驗過他，後來曹操對他的兒子曹芳說：「認非人臣也，必預備家事。」可見曹操早就對他注意。但司馬懿畢竟用他的過人的忍耐力，極力沈潛着

，後來不僅使曹不對他不害怕，并且重用他，及至和曹爽同受魏詔命輔助幼主，曹爽以皇親國戚的關係，又聽了何晏，鄧騭，李勝諸人的讒言，便獨攬大權，處處防備司馬懿，他做太傅。司馬懿一概容忍，甚至詐病休養，故意避讓。曹爽這是不放心。有一次，那位曹爽的心腹李勝到荊州去，便道向司馬懿辭行，并且窺伺一下他的舉動，司馬懿便裝起老病來，叫兩個子頭在傍服侍他，穿衣服也屢次脫落，吃粥多從嘴角流出，沾滿了前襟。李勝看見也覺得可憐，為之涕泣，說：「大家以為你老人家舊風病發作，那料貴體竟然病到這般模樣！司馬懿還呢喃地有氣沒力的答道：「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又故意將本州說作并州，李勝三番五次說是本州，并非并州，他却一味裝糊塗昏亂。李勝竟以為他真是神志不清，向曹爽說：「那老糊塗指南為北，言語不滑怕活不成了。那知司馬懿相反的是神志清明，等到他佈置局勢已成，便挾了皇太后的命令，引兵相向，使曹爽不加提防措手不及就給他殺掉了。這就是他機智和具忍耐力的地方。

並且他雖則是一手把握着曹魏江山，開創了晉朝天下，但他自己却還忍耐着沒有真正登上九五之尊的龍座，僅是和魏攝的做法一樣居丞相之位，加九錫，朝會不拜而已。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司馬懿的取曹魏的江山，也許不是蓄意謀謀的，一則是曹爽的傾軋，司馬懿不得不取防的能度，由防守而曹爽還要再進一步進攻；司馬懿就不能不採取反攻了。并且曹爽的野心，是顯然有一謀圖危社稷（晉書）的陰謀的，丁謐，何晏，畢軌，桓範等和曹爽的幾個胞弟，都是擁戴

曹爽，陰圖帝位的人，一開頭，就由丁謚設計，使曹爽的弟弟曹叡上表，奏請轉司馬懿做大傅，太傅的地位固然較原來的太尉名位為高，但實則明升暗降，剝削其軍事權。其次就佈置他的幾個弟弟都做了皇帝的親隨侍衛，魏志曹爽傳載：「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衛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技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倚疏四屬，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他的胆大妄為，也可想見；後來他的黨羽張當也被捕下罪供出：「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發兵，須三月中欲殺。」曹爽有做皇帝的野心，似乎不可否認。

二則是曹爽期除以後，他不能不獨自担起大責，事實上就成了那時的主宰者，然而司馬懿總算是謙遜的，他大權獨攬，不但沒有立刻就想做皇帝，并且常常告誡他的兒子說：「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有推移，吾德何以當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這雖是一番虛偽的話，較之曹操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的氣派，却謙虛得多。在三國當時那種變亂的局面中，本來誰有力量，誰就可毫不客氣的登上帝座，况且曹家的天下也是寬漢而來，本非正統，倘若司馬懿想通過皇帝的廢，何嘗不可做一篡受禪的把戲，但他活到七十三歲，也還甘寂寞，更辭丞相職，司馬懿承他父親的餘蔭雖然玩弄了一齣廢立魏帝的喜劇，因為死得太早，皇帝也沒有做成，司馬昭「路人皆見」之心，固然慾望較之乃父乃兄為大，但要不是魏帝豈不甘做傀儡，說出一「吾不能坐受廢辱」，并且過於輕率親自帶了自己的衛隊去攻司馬昭，司馬昭也還不敢於敢殺他，後來司馬

司馬懿論

炎做了皇帝，司馬懿才變成開國的祖宗，這是他躺在墓中無從知道的事情。其實他是三國裏面的人物，但現在三國志裏是沒有他的傳記的，因為他孫子的關係，他才變成晉宣帝罷了。

平心而論，司馬懿還不能算是什麼奸臣，他和曹操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曹操因為時勢環境還不許可他登上帝座，但心裏倒有點癢癢的；司馬懿在曹爽被誅之後，齊王若年輕昏昧，就於逸樂，時勢環境都很可能使司馬懿黃袍加身，而他不但沒有作如此想并且還極力謙辭。裴注引孔衍漢魏春秋說：「詔使太常王肅册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慙願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後來加以九錫之禮，他還是謙辭，他說：「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讓也。」也不肯接受。這種作風，恐怕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的實行，并非全出於虛偽吧。

總觀，司馬懿的一生，他是一個穩重，機智而宅心尚不失為忠厚的一個時代幸運兒。

人間詞話人間詞合刊

王國維著 每冊五十元

聖誕禮物 (小說散文集)

徐蔚南著 每冊九十元

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志人

記張難先先生

王興瑞

爲着尋求解答辛亥武漢革命史上一些小問題，在去年一個清晨，我走向渝郊一個山村，第一次去拜訪張難先先生。

其實我之領張先生的教，這並不第一次，應該說是第二次了。遠在十多年前，當國民革命軍渡過瓊州海峽，掃蕩陳炯明餘孽鄧本殷部，初定瓊崖的時候，張先生以第一個特派瓊崖行政專員的資格，駐一間省立中學，對全體學生講演，我便是當時聽衆中之一人。那時瓊崖中學住能聽講國語的，百無一二，所以張先生的演講是經過翻譯給我們聽的。這演講帶翻譯，足足有四個鐘頭。那天氣比平國任地方熱，我們坐久了，不免感覺疲倦，而張先生站着講小時，却毫無倦容，精神飽滿，態度安詳，給予我們非常深刻的印象；還有，他那副長垂及腹的美髯，也永久地留在我們的記憶裏。

自此以後，我對於張先生的名字，漸感覺親切，隨時留意地聽着關於他的消息。聽說他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內，他的姪子到杭談事，不敢直接向他開口，祇暗托人進行。後來給他知道了，立刻下逐客令。把這位姪子趕回湖北沔陽的老家去。又聽說他領了浙江省政府的任後，便向投函縣政府爲秘書，做了他以前僚屬的僚屬。在當時被血緣關係支配着和以奔競鑽

營爲能事的政治社會內，像他這樣的從政故事是極當做奇人奇事而流傳着的，我却感覺非常趣味。近幾年來，因爲採訪清末革命史料，我又從別人的談話中知道一些，張先生前半生的歷史。他原具清季的一個秀才，因醉心革命，便投入湖北新軍當兵，秘密活動。民國紀元前八七年頃，湖北最早的两个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中，他都有份。紀元前六年日知會被封，並捕去會員九人，他也在內。其後這九人或死或逃，他伴因病保出，得免於難。民國成立後，隱於鄉間，以教書爲生。民國八年（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震盪全國，他爲着要明白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便放下教鞭，跑到北京，在參謀部當一名幹事，公餘排會閱關於新文化運動的雜誌。不久，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發北伐，他迎上了新時代，棄職南下，參加革命政府工作，以了他一生革命救國的志願。我聽了這一切，暗亦不能不以爲奇。到了最近，讀了他的「論文選」，「烈士劉靜菴先生墓碑」，一開頭，就讀到這樣的句子：「清光緒三十三年冬，湖廣總督張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會同道七八輩鞠囚。時一囚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笞之，囚怒，罵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罵，鼎芬怒益笞。囚自首踵趾，

無寸膚完，顏死者數。稍蘇，仍執手罵不絕，當時號為鐵漢，即辛亥前吾鄂革命黨首領潛江劉靜菴先生也。」不覺拍案叫絕。我心裏想，能寫出這樣奇文的，如果不是奇人，便一定有奇氣。

我一步一步地往山村的石板道路上走着，心裏一面想着關於這位革命老人一切，不知不覺地已走到一間小屋子的前面，迎面剛好來了一位老人，我問他這是不是張先生的寓所，他說「是」，便導我進去，走到門口，他轉身做手勢讓我先入，我不肯，他便自己說「我就是張某」。我至此纔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十多年前對我說過話的張先生，我自怨眼睛糊塗，入屋坐定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向他的臉上去搜索那副美髯，已經不見，確換了一撮短銀鬚，我這纔寬恕自己的眼睛了。

主人懇懇招呼，沒有一點官氣，也沒有一點裝做的客氣，使我感到像在自己家裏那樣的輕鬆，等到張老太太從廚房進來沖開水並給我倒茶之後，我確感到不安了。

我放眼向房子四邊張望，要尋找尋出這位革命老人的生活特點。房子很狹窄，設備也非常簡單，木拍竹椅，都很陳舊，像一個老百姓家裏。牆壁上貼着一副白紙黑字的小聯，小聯中間另有一幅長方形草書，特別吸引我的注意，我靠近去看，聯語是「大隱從來在朝市，君子何須遠庖廚。」草書是：「二十年前在北京參謀部充錄事之役，收入極少，房子極窄，廚房書房客房同在一處，因為聯以自誇曰：大隱從來在朝市，君子何須遠庖廚。今之風味，不減昔年，特重錄補壁，備資笑談云爾。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中旬聆廬主人譚於歌樂山。」我讀

記張難先先生

了這些句子，自己感到好像對於這位革命老人的生活已得到較多的認識。

談到辛亥武漢革命史，張先生感慨地說：「民國成立已經三十餘年，可是竟沒有一本關於民國成立的歷史的好書，國民不知民國締造的艱難，如何叫他們愛國？」言下不勝唏噓。

他繼續說：「民國的成立由於武漢起義，武漢革命黨人對於開國歷史的記述應該多負一點責任，可是湖北革命黨人多從田間來，不脫樸實的農村作風，厭事聲華，所以過去的事做了就算，不欲載筆以自炫，這在個人是美德，但對於革命開國史却是最大的損失。」

「現在我雖然已七十歲了，但我要盡我的餘力來寫一本關於武漢革命史的書，拋磚引玉。」這是他那天對我說的最後幾句話。

自從那天見面後，至今剛滿一年了。這一年裏，他給我許多封信，封封都具討論革命史的。從信中，我知道他為着搜集史料，怎樣東奔西走去借書借到手後因為限期交還，又必須趕緊抄出，常常在菜油燈下抄到半夜三更；他又怕書上的材料不完不實，又東奔西走去找現存的當事人來補充，來印證，找不到的遠處的人，便通信徵求與討論。最近一個月內，我又去看過他一次，他把與各方的通信給我看，厚可盈尺，我笑着對他說：「把這些信印出來，就是一部很厚的革命史料了。」他所搜集的史料之完備，我只舉出一種就可想見：辛亥武漢起義時，宋教仁等曾起草過一個「鄂州約法」，這恐怕是中華民國第一個約法了，可是一般革命史籍都沒有記載，他不但從各方面

證實了確有此事，而且連「鄂州約法」全文也找到了。

對於材料的考訂，無論是書本上的還是口說的，一點都不放鬆，因此有許多記載，一向不成問題，但經他細密考訂之後，却忽然成爲問題了。這些問題中就他會和討論我過的事說，就有了好幾個：譬如王漢烈主持刑部侍郎鐵良的事，一般的書都說是在清光緒三十一年，但我們考證的結果，都是在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底。又如同盟會誓詞，各書所載，稍有出入，經他指出後，我們考訂結果是「誓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不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此外，又如辛亥與到鄂的日期，言人人殊，他便集中諸說，寫了一篇「黃興到鄂日期考證」，總把這個日子弄清楚。

他的寫作的態度，也像搜集史料和考訂史料那樣的審慎精密。聽說全書脫稿之後，他會特地邀請滄郊某大學史系幾位教授到他家裏去住了幾天。商討體例，這一次的招待費就花了不少錢。我知他的書已經寫好，會三番兩次催他早日印，公諸同好，他總說還要修改。每經一次修改，就要自己動手磨鍊一遍。我見他太辛苦了，屢想找人替他抄寫，總找不到，心裏極覺抱歉。前幾天，接到他一信，說第三次修訂稿已經騰清了。我希望他儘早日出版。在這裏我得先把書名告訴讀者：「湖北革命之錄」。

由於一年來的書信接觸，我領教了張先生許多關於修史的意見。這些意見，有不少是很值得重視的。譬如談到今日修史的體例問題。他說：「幾千年來，皆循班馬之路，多不能出其

範圍，但今日則「本紀」「世家」以及「書志」均須重加商榷。因民國元年，又含民貴君輕之義，實非舊日之改朝換代可比，故本紀之沿用與否，已有問題。至於世家，則漢書早已廢去，再現在科學繁興，決非簡單之書志所能包括，總須另成專書。故舊史之軌範，未始不可變更。孔子修春秋，已非尚書之例。馬隨變孔，班變馬，歷代都是在變，何獨於今而疑之？「文體問題，他說：「舊史文章尚淵雅，而爲士大夫所獨享，平民無與焉。今日則須使平民能閱讀，甚至外國人亦能閱讀。倘沿用舊史文體，則淹貫之士，已不可多得。章太炎不死，或可入選，但讀者又病其艱深，因今日之士大夫，皆自學堂出身，古奧淵雅之文字，多不了解，何況平民？夫一國歷史，而爲官吏、學生、平民所不能讀，則此國史尙有何用？」談到人才問題，他說：「此時修史，已非舊學博雅之士所可包辦。現在是對外交涉對內，舊史之文章，現在對內已不行，何況對外？歷史恐怕要劃一個段落，收拾前一段，要舊日的博學鴻儒來整理，或發揮先烈的精義（舊史部分這些人是完要的），至寫現代史，則總要內而士大夫以至平民，外而世界各國，都能閱讀，應該找幾個精通外國史學的博學者，與舊史專家和衷共濟，並要軍隊互相攻訐的惡習。」這些話出自七十老翁之口，是不能不令人驚嘆的！

張先生現在已是七十高齡了，但他絕不愛惜他的精力去爲國家社會服務。他的工作的熱忱，比一般年青人還要熱烈，這不特我們年青人慚愧，更值得我們年青人去學習！我們敬祝張先生的體健，筆健！

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

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

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這是一顆顆被炸得粉碎的星星，在夜空中閃爍。

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

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

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這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深夜。

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

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

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整個的天空和大地，都在夜神的掌握中。

升起的太陽，也像大火中的半天紅線，不多時，這片紅光又由血紅變成了紫紅，由紫紅變成了暗黑色。

升起的太陽，也像大火中的半天紅線，不多時，這片紅光又由血紅變成了紫紅，由紫紅變成了暗黑色。

升起的太陽，也像大火中的半天紅線，不多時，這片紅光又由血紅變成了紫紅，由紫紅變成了暗黑色。

方出鏡了，有時漢奸們的紅綠燈光在某一角亮了一閃，那地方總會給大炮轟個粉碎，連戰壕裏的泥土都會整個地翻上來。

方出鏡了，有時漢奸們的紅綠燈光在某一角亮了一閃，那地方總會給大炮轟個粉碎，連戰壕裏的泥土都會整個地翻上來。

方出鏡了，有時漢奸們的紅綠燈光在某一角亮了一閃，那地方總會給大炮轟個粉碎，連戰壕裏的泥土都會整個地翻上來。

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

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

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把我們英勇的弟兄們活埋在這裏。

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

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

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完全像在大平時參加音樂會似的。

起初只聽到單調的大砲在轟隆隆轟隆隆地響，一俟大砲停止，嘈雜的一連一連的機槍聲和有時稀疏，有時緊密的機槍聲又接着響了。

起初只聽到單調的大砲在轟隆隆轟隆隆地響，一俟大砲停止，嘈雜的一連一連的機槍聲和有時稀疏，有時緊密的機槍聲又接着響了。

起初只聽到單調的大砲在轟隆隆轟隆隆地響，一俟大砲停止，嘈雜的一連一連的機槍聲和有時稀疏，有時緊密的機槍聲又接着響了。

「劉隊長，戰地並不寂寞吧，你聽這」

「劉隊長，戰地並不寂寞吧，你聽這」

「劉隊長，戰地並不寂寞吧，你聽這」

戰地

在低低地啼泣。

「唉！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不知怎麼劉潔忽然念起這兩句詩來，芷英聽了異常難受。在這個時候，她特別想念萍，來到前市服務，除了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國家，搜集一些可歌可泣的材料以為將來從事寫作的準備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希望能在無意之中，找到她的戀人萍。這是她的心事，也是她僅有的一點秘密，她不願向任何人洩露，但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萍的影子，探聽關於萍的消息。

假如今晚，我突然在前線會着萍了，他全副武裝，現着雄糾糾的樣子，我一定跑過去緊緊地抱住他，而且給他一個甜蜜的深長吻；但是萬一他不幸受了傷，我要日夜地陪伴他，像母親哄孩子的講故事給他聽，唱歌給他解悶，還有，他如果向我求婚，我一定很誠懇地答應他……

想到這裏，芷英的臉上突然覺得有點發燒，兩條腿也不聽指揮地走起路來，大有飄飄然的感覺。

早已犧牲在吳淞江上，我此生再也看不見他活鮮鮮的模樣了，那將怎麼辦呢？……

這樣一想，芷英的眼前更加漆黑起來，她好像覺得脚踏高低不平的泥路，盡是那些骷髏的頭顱，萍的影子突然現在她的前面，臉色慘白，活像一個幽靈，她想伸身去抓，却撲了個空，身子往前一仰，撲通一聲，她倒在水田裏了。

「啊呀，芷英，你怎麼掉在田裏了！劉隊長趕快把芷英扶起來，心裏非常難過。

「不要緊，我沒有走夜路的經驗，所以老覺得一步高一步低的走不好，目的地快到吧？」

芷英壓制了自己的感情，故意很鎮靜地回答。

「李小姐，衣服都濕透了，前面就是指揮部了，不要着急，你好好地走吧！」

胡軍長也忙站住回過頭來慰問芷英，他在X軍裏面素有「外婆」的綽號，無論對什麼人都是那麼親切而熱心的。

「謝謝軍長，衣服只濕了一點點，沒關係，風一吹，牠就會乾的。」

「不要說話，對面就是敵人的步哨線，我們從左邊拐灣走，前面那所矮房，就是指揮部了。」

一個衛士這麼輕輕地說着，領路的勤務兵，真的朝着左邊的小路拐了過去。

「誰？」

看不見人，只聽到一聲嚴肅而低細的問話。

「軍長！」

勤務兵迅速地回答了。

「小心，軍長，這裏有一條水溝！」

聽了衛兵的話，他們也不敢打手電，大家像瞎子似的，用腳代替着眼睛，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跨了過去。

一走進那所矮房子的門，便看見歐師長正在蠟燭底下看地圖，手裏拿着個電話筒在「是，是，好的，好的，就這麼辦！」地說着話，見了軍長，他不能立正，只把身子往上移動了一下，點了點頭。胡軍長首先讓劉隊長和李芷英坐到行軍牀上去，自己却站在歐師長對面，聚精會神地聽聽着講話的內容。

「和哪一團說話？」胡軍長微笑着問。

歐師長放了電話筒，連忙站起來向新

來到的長官和兩位女客執行禮，嘴裏不住地囁嚅抱歉的話。...

「我們到沒有關係，都是自家人，只有劉隊長和李同志是稀客，你應該派法...

引路約，李同志這跌了十次交，衣服都濕透了，還得趕快烤烤才命。...

聽了胡軍長的話，沈家的視線，都落到沈家的身上來了，她很難為情地忙把頭...

「不要烤，不要烤。早就乾透了，軍長還要宣佈她秘密了，會讓她自己悄悄地到爐邊去烤。...

劉隊長說着，大家哈哈地笑起來，連連英將也忍不住笑了。...

「對歐師長命令勤務兵立刻把李副官找來，叫他吩咐廚房趕快做飯，因為有兩位女...

「有罐頭沒有？劉隊長最愛吃鳳凰魚，李同志愛吃油煎魚和香菇，儘管多開幾...

王參議說着，好菜就塞進了嘴裏似的。...

吞了一通涎沫，惹得吳參議哈哈大笑。...

「王參議同你休要假借客氣，你名譽來拖飾你的好吃，其實這幾樣菜，都是你平時最愛吃的。...

三樣菜拿來的時候，你們兩個就飽飽地吃，好胃口，萬別讓王參議搶吃了。...

劉隊長正得意，電話鈴又響了，劉隊長聽了，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

「團長，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怎麼劉團長受重傷，...

「團長，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怎麼劉團長受重傷，...

「團長，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怎麼劉團長受重傷，...

「團長，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怎麼劉團長受重傷，...

「團長，那裏？那裏？我是歐師長，你是團長嗎？怎麼劉團長受重傷，...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不要開到！開了！」因為敵人的炮打的太厲害了，有捕獲的...

花英大叫了一聲，她的兩顆晶瑩的熱淚，終於發洩了出來。...

「那不快完了嗎？這怎麼也慘然地說。」...

「讓我把他們的名單抄下。」...

「都是十年以上的老幹部。」...

「一個個的房子裏，除了鐘表的響聲和期...

「算白活了！我抄這些名單時，天似乎覺得他...

「胡軍長這幾句想安撫自己，同時也...

「胡軍長突然又慘笑了，一聲，歐師長連...

「你的血跡，受炎你犧牲了，我馬上踏着...

「這時候，李副官忽忽地走來，後面...

「有的端着飯桶，有的拿着碗筷，很快...

「有酒嗎？多來兩瓶。」...

「原來李副官手裏已經提了兩瓶紹興酒...

「兩位女同志可以喝紹興酒嗎？如果嫌...

「不要緊，給傷兵醫治，軍醫處還有...

米龍老爹

一個月間，炎炎的烈日把田禾都晒焦了。大自然在其光熱之下擴大起來了。目光所及之處，盡是一片綠色的田畝。茫茫無邊際的蒼穹，無雲翳。諸爾孟地的村莊散佈於原野之中，為高高的山毛櫸所包圍着，遠遠過去，像是一個小森林。除了虫蛀的木棚，走近去看，你要想像，你是在一個無限大的花園裏，園中所有古老的蘋果樹，一如農人的身體，扭曲着的，都開着花。那甜香的花香，混合於濃重的泥土氣裏以及馬廄裏的刺鼻的氣味中。這是正午時候。農家在門前梨樹蔭中喫午飯，父親、母親、四個孩子，還有雇工。三男兩女，都在那兒。一切都靜寂無聲。一道湯已喝過了，接着是一盤火腿煎山薯搬進來了。女人們中時有人站起身來，帶了個盞到酒箱裏去添平果酒。

那個家長，四十左右的年紀，他正觀看那尚未生葉的葡萄藤，盤曲如蛇，蔓生於房屋旁邊。

米龍老爹

終於他開口說話了：「查查那葡萄樹今年發芽得早，我們或許有所得吧。」那女人便向四周一看，却不說什麼話。

這葡萄樹所種植的地方，正是他們的父親被槍斃之處。

這是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的時候。普魯士人佔據了整個的諾爾孟地。費台爾白將軍帶着北方的隊伍，抵抗着德軍。

普魯士兵就在這農家設立了總部，那老農人米龍老爹盡其所能招待着的。

有一個月功夫，德國人在這村莊裏配置着前哨。駐紮於三十英里外的法國兵一無動靜，可是每個晚上，總有一二德國兵失蹤。

凡那德國的孤單偵察兵們，被派到前哨去，不滿三個人的，總是沒有一人回來。

隔一天早上，他們在田畝或溝渠裏找到那偵察兵的屍體，甚至兵士的馬匹也被殺死在路邊。

那暗殺像是出於一人之手，但那殺人的却總找不到。

殺死在路邊。

於是地方上為恐怖所支配了。農夫為嫌疑而被槍斃，農婦被囚禁起來，德國人為要得到情報，甚至將小孩也驚嚇起來。可是一無所得。

但是一個早上，米龍老爹從倉庫裏被我出來了，他臉上有一條深深的刀傷。

有兩個德國兵的屍體，離這農家約一英里半之處找到了。其中一個手裏還握着血淋淋的軍刀，他為防禦自己而戰鬥了。

就在這農家的門前廣場上，立刻成立軍事法庭。那老頭兒被帶前來。

他是六十八歲的高齡，短小，瘦削而乾背的了。兩隻手正像一對蟹鉗。稀疏的白髮像小鵬的胎毛，頭皮都看得清清楚楚。頭頸裏的皮膚皺而且老，粗大的青筋延到頸後隱去了，在兩鬢間又繞了出來。他

是個出名的查畜屠，而難於對付的傢伙。廚房裏的一張桌子已搬了出來，他們把這老頭兒放在桌子前，由四個兵看守着，五個軍官和那個團長坐在老人對面。

團長用法語問道：「你認不認得那

四一

「你當過兵沒有。」
「是的，我當過兵的。我的爸爸是拿
破崙手下的一卒，爲你們殺死了。你們在
愛弗風附近又殺死我最小的兒子弗朗沙亞
你們欠我這筆債，我要索取的。現在我
們兩相抵銷。」

軍官們只是面面相覷。
「請頭兒又說道：『八個抵我孩子』
與八個抵我父親，八個抵我孩子，
我們對銷了。我不願與你鬥嘴。我不認
識你們，我也不知道你們從那兒來的。你
們來到此地，在我家中發號施令，竟像終
在你自己家中。我在別個漢人身上報仇了。」

聖聯手方地山

楓園

方地山（爾謙）的製聯，在吾國文
人餘事對子中，他可說是前無古人的
一位，無論什麼題材，給他眉頭一皺，
馬上就有好對子出來，工整貼切，天衣
無縫，充分的表現無懈可擊，使人拍案
稱絕，於是人們給他聯聖的徽號。因將
記憶所及，摘錄數聯於後，以示一斑。

贈張大千
世界山河兩大（兩大指大千和他自
己）。

我毫不覺得過意不去。
他挺直了腰背，手臂在胸前打了個結，
一副英雄的神氣。
普魯士人低着口聲講了好一回，其中
有個隊長，在上兩個月裏也失去了他的兒
子，倒代可憐的老頭兒辯護起來了。接着
團長站起身來，走近來，低聲
說道：『請聽我，老傢伙，也許有條生路可
以救你這條命的，那就是』

但老頭兒不願聽話，他眼睛釘着可憐
的軍官，當他吹動他頭上的稀髮時，他扭
屈了他受着刀傷的臉面，做出一副可怕的
平原道路多麼平。
八天於今真不死（八大山人，雙手
千，均是古代畫家）
半子以後又何人。贈歌女來福（左
方兩聯均屬縮腳的）
入既惠然肯（來）。

題春華樓酒家
年少當知努力愛（春華）。
酒酣不覺微身高（樓）。

換四兒慶龍（慶龍因與人賭吃牛味
再故獸自來，食一餅歸人自與，餅又去

形狀。他挺起胸膛，盡力唾吐那個普魯士
的臉面。
團長大怒之下，俯起他的手來了，那
老頭兒却第二回又唾吐他的臉面了。
所有的軍官跳了起來，同時發布命令

那老頭兒還是若無其事的樣子，不到
一分鐘，他被推到牆壁而槍斃了。他臨死
時微笑的眼光對着他的大兒子若望，他的
媳婦以及兩個孫子。他們在沈默的恐怖中
目證着這一幕。
四四，一二，爲南風譯於渝桂花街。

龍潛勿用，久病宜閑，底事羣居惡
作劇。
牛炙殃身，前賢不免，奈何噉飯亦
無知。
贈巢章父
豈有文章，富貴不來年少去。
聊吟巢父，山川猶是昔人非。

自撰門聯
歌大風，思猛士。
飲醇酒，近婦人。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夜以繼日

朱新民合議
楊聲鴻

他醒了！這不是被聲音所驚醒的，而是由於他覺到有人在目不轉睛地看他，而把他嚇醒了的。在他面前立着安讓。她是在用着天真而安詳的目光注視他。他於是坐起來；一面起身，一面也看着她。

安讓說：「我叫你的勤務來喊你，但你不肯！我已來了半天，實在說，早應走了；可是我非常的想見着你。」她伸出手來給薩布洛夫以鼓勵：「你好嗎！」

薩布洛夫於是移讓出些地方並且說：「你請坐！」安讓坐下之後，薩布洛夫接問她：「我看你像是完全復元了！」

「是的，我完全復元了；因為我是睡過不過是血流得太多罷了。」安讓說。她不住地流淚，接着又說道：「我已經遇到我的母親了，你知道，我現在與她住在一起。」

「你們在一起嗎？」薩布洛夫問。同口「也不能說在一起，我們的醫務營在一個地方，但我們又分在兩個地方。」

「夜以繼日」

那是在一個村莊的民房裏；如果我在那裏過夜，那就與她在一起。不過實際上我祇是過江回來時清早在那裏睡，可是說起來，我們當然算是在一起了！」

「那麼你是否又已回任好久了？」

「我已回任四天了，但是到此地却還是第一次。關於你，我已告訴母親了。」

「你說了什麼呢？」

「那我知道的都說給她聽了。」

「他含笑問她：『你究竟知道些什麼呢？』」

薩布洛夫笑着暗地說道：「唔！他講外，他還講了些什麼呢？」

「他還說你今天幾幾乎被敵人打死。」

「還有呢？」

「沒有什麼了！我們今天忙着搬運傷兵，所以沒有多少功夫詳細盤問他。你們這裏受傷的多不多？」

薩布洛夫皺着眉說道：「很多！那麼你如果有功夫的話，是否還要多多的盤問他呢？」

「那是一定的。」

「那麼我看還是盤問我本人吧？」

「我現在尚有空。」

「我看看你還是繼續睡覺好些。這都是我把你鬧醒的！這裏是我自己醒的。」

「不，是我喚醒的。」

「你是看我半天，把你看醒的。我是有意的要你醒來。」

「那麼說你的眼睛還有催眠術的力量。」

「說到這裏，他覺得他所謂的那些。」

四五

四六

話，都不是他自已所說的；於是又改換口氣說：「我與你見面，我也曾有此同

在架上的時候，他兩人經過她，到現

短的時間，但對於他們的關係，却頗有

注視着她，而感覺出的，甚至於沒有功

常常思念你！」薩布洛夫說。

有到我們醫務營去求治的，所以我會經

常問到你們這裏的情形，所以我會經

弄着自己制服的衣角。他知道這並非是

的兒女羞態，而在那裏，他接着問她：

「到底怎樣呢？」薩布洛夫又問。

安嬈又頓首又這裏地答道：「我關於

「那麼，你想出些什麼呢？」

薩布洛夫連連看着薩布洛夫，表示她有

一些溫婉聰明而能安慰她的話，儘如說：

「前途光明」等。總之她一定是希望能聽

到一些話，使得她感覺到自己是個女孩子

，而他却是個能夠保護她的成年人。薩布

洛夫這時却實在不想說任何話。他很想和

坐得更近一些，可以便於擁抱她。他於是

就像在輪船上初次會面時的景象，用手搭

在她的肩頭上，輕輕的將她拖過來一些，並

且說：「我想到你會來的。」

覺得怎樣。是不是如果我以後能常到你這

裏來的話，我的力量也會更大些。

「你本來很勇敢呵！」薩布洛夫說。

「不，我今天確是勇敢，但普通却不

然。」薩布洛夫看了一看錶，說道：「天要

黑下來了！」

安嬈說：「呵！大概是的，但我却沒

有覺得。」接着她又像是觸機醒悟一般說

道：「是的！是的！我應當去搬運傷兵了

！我要走了。」

薩布洛夫聽見了「我要走了」這幾個

「稍後有點兒。」

「薩布洛夫此時才明白——為什麼她今

天與他談話聲調較平時高，大概就是因為

他今天受了彈震傷的緣故。他於是問：「

這大概也是勤務兵彼特告訴你的吧？」

安孃答道：「是的！今夜我們再會面

嗎？」

「當然！當然！」薩布洛夫回答得很

快——「怎麼會不呢！但是……」

「什麼？」安孃問。

薩布洛夫很和善：「你保重些」。但

是沒有說出來。因為他知道安孃每夜在運

傷兵，而運傷兵的路綫與鐘點永遠是一樣

的。叫她如何保重法呢。說出來像是一無

意義。結果他轉變口鋒說道：「沒有什麼

！當然要見面的。」

安孃走了。薩布洛夫靜默了一分鐘。

朝身走出大衣。他心想把這房早一些

攻下來。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是他的任

務，一則他非把庫房交還，他不能與安孃

見面。想到這裏，他不禁悚然以懼，並且

驚異起來；因為他已不能再繼續拍記則對

他實在是在已墮入情網中了。一縷情絲既已

夜以繼日

來臨，就不肯再難他而逃。他

在衝鋒前，發射最後命令時，他在想

念着安孃，正當衝鋒的時候，他在瓦礫堆

裏向前爬的時候，以至於敵人已用砲來還

擊，他每跑幾步，就一準的時候，他都在

想念着安孃。他投擲了兩個手榴彈，率領

着部下衝進了庫房。在瓦礫堆裏，他殺了

與受傷的呻吟聲互相交織而形成了的肉

搏戰中，他還是在想念着安孃，這一次抵

開得勝，把庫房攻克了。檢點所部，祇有

一人死亡五人受傷。

薩布洛夫的性格與一般俄羅斯人相

同。他知道對於已死的敵人不應再說殘

，並不應再懷着壞的意念。但是他始終對

于巴爾長的憤激不能忘懷。

由第二營團來的政工委員瓦雷這次與

她一同衝鋒，這本不甚妥當，但瓦雷的

意思非常奇特，所以薩布洛夫未便深

絕。實在說起來，薩布洛夫今天的心情

凡是人家一切的要請他都沒有法子拒絕。

衝鋒時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們也就一起回

來了。瓦雷坐在薩布洛夫對面床上，擺弄

手提式步槍為手提式被泥所污，所以他正

想拆卸開來擦一擦。薩布洛夫見瓦雷把槍

放在自己肚子上，正在用力拗轉槍機。他

注意到槍口正對着他，於是他對瓦雷說：

「擰槍的時候，槍口務必朝房頂或是朝地

，絕不可朝着人，千萬注意這個規矩！」

說這話時他是正在忘着安孃，所以口氣

稍覺嚴厲。

「這裏面並沒有彈子！」

「那一個樣！」

瓦雷答覆着，隨着用手指撥了一下槍

機。這是為要證明裏面確是空的，但是槍

口卻已朝着地了。

「這個庫房原是誰當佈景道具的？」瓦

雷說：「你看前面就是那個戲院。這個

庫房和院子都是屬於戲院的。在這裏遊藝

會演戲。一切補景和道具就在這裏用上

惟軍直接由後台來回搬運。你看這局面

不火，這都是薩布洛夫自己弄的。

「薩布洛夫失笑，於是的的說：「說話時面

上儘不住地閃爍的笑容。」

「你笑什麼？」瓦雷問。

「我笑的是因為這避的房屋好像沒有

一個你不曉得底細的。薩布洛夫笑

：「我當然曉得底細。這房屋是加建造的。此地

我所認識的豈但是房屋，就是人們，那個

四七

我不認識！方才不是曾有一位護士小姐來看過你嗎？」

薩布洛夫答道：「是！——同時他料想瓦雷要取笑他了，於是準備着應付抵抗。」

瓦雷接着說道：「她原本在此地曳引機廠的用具部當分配員。我記得很清楚，在戰前我們很想叫她做用具部青年團小姐的組長……」說到這裏，他忘記了小姐轉了話題：「說起曳引機廠來，我想起廠裏機器，機器前面的人與每個人的表情。這時回憶起來還是依稀在甘……你的臉怎麼這樣沉悶？是不是疲乏了？」

「不，我在白天曾經睡過，體力已經恢復了。」

「但是我總覺得你的臉很沈悶。」

「我並不沈悶，不過是在想着一些事。」

「你想什麼？是不是巴團長？」

「也想像他。」

「巴團長是殉職了！不知道繼任派誰！會不會派你呢？」

薩布洛夫說：「不會，大概要派第一營副營長，因為他是少校。」

「今天你會與巴團長吵嘴來着？」

「有人告訴說來潘……」

「馬參謀……」

「原因……」

「我不贊成。本來是不應該這樣做……」

「是不是勸不動他？」

「是呀！如果他肯聽勸，我們也用不着白晝攻擊了。」

電話響了。通訊員來報告請營長說話。

薩布洛夫一接電話，聽出對方是普師長的口音，在問他好。薩布洛夫很高興地回答他好。

普師長問：「你怎麼沒有把巴團長保護好呢？」

薩布洛夫答：「心有餘而力不足。」

「庫房打下來費事不費事？」

「並不費事，犧牲也不大。」

「根本你們就應該先切斷敵大增援之路，然後實行夜襲，而且以後遇到同樣情形時，也應該這樣做。」

普師長說這話時，雖極婉轉，但仍不失責備之意。薩布洛夫滿心想告訴他——

這完完全全是團長的遺毒……

團長他死對……

了。所談話到……

安懷並未失約。夜間又來開一次。她因為本得……

上却獲得……

短促。但薩布洛夫明白了……

勁夫則則……

會面時間……

她她……

整不放心……

後，第……

危險……

外的危險……

安懷的安全……

馬君武三世紀事詩

自注

汪逆兆銘在南京成立偽組織，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馬君武曾……

講到……

新……

兒扶。齊整承恩澤，今人總不如。」

南風筆談會

盧前等十二人

本刊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發出春季特輯徵文啓事，原文云：「逕啓者，本刊定於三十四年二月創刊，在此抗戰接近勝利，進入最艱難的階段，我們檢討過去得失，展望光明來日，真是無限的感傷，更應知怎樣的去努力。現擬徵求各界賢達對於國內外時事的意見，請為特輯，謹擬三題：（一）怎樣加速日寇德勝的崩潰，奠定今後世界的永久和平。（二）抗戰接近勝利，我們應怎樣的準備復員，建設戰後的新國家。（三）我對於卅四年的新希望和擬做的重要工作。務請就尊見所及，撥冗賜撰，以代座談。至字數數十或數百，我們都是一樣的珍貴和感謝！」現將收到函件的先後彙編筆談會如下：

一、怎樣加速日寇德勝的崩潰奠定今後世界

界的永久和平

盧前：日德多行不義，宜崩潰之在目前，然欲速其覆滅，必盟邦蘇聯早陳兵於遠東，我亦大舉反攻，則世界和平可指日而待也。

新年筆談會

王新命：就我們自身來說，加速敵人崩潰的唯一方法，是徹底的整軍，徹底的建軍，不姑息的肅清貪污，不姑息的剷除高利金融，暴利商業的根株。

徐仲年：單說中國和日寇，中國如欲勝利，單靠盟國的幫助，是不夠的，必須「全民」抗戰。目前智識青年從軍，是一大轉機。希望今後多做切實工作，少講空話，有勝利，纔有和平。

黎東方：（甲）中美英蘇徹底合作，蘇聯應出兵攻日。（乙）應完全摒棄以力服人之侵略主義與帝國主義。

趙君豪：第一，加緊轟炸，去搖動敵寇的人心。第二，同盟國家，必須以空副力量去進攻，絲毫不能有一點鬆弛。第三，不要希望勝利太快，因為希望只是希望而已。這樣，便可以加速敵寇的崩潰。此外，並沒有什麼奇蹟。至於奠定今後永久和平的方法，在於要徹底解除敵人的武裝，徹底改變敵國民衆的思想。要各國實行新開自由政策。

胡祖舜：我以為加速日寇的崩潰，聯合國都要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所有涉及政治問題自我主義的策略和手段，

黃慶年：(一)人盡其方——把人才與奴才分清楚；

(二)地盡其利——把地權與糧食分清楚；

(三)物盡其用——把物產與生產分清楚；

(四)貨暢其流——把交通運輸分清楚。

這四個字，就是救人力與財力不浪費，這是社會化工業

化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民主經濟的先決條件，更是建設戰後

中國和使中國得享其全功於世界的必要前提。

我以為最好先叫這些「員」復質

，戰時是動員方面的進步，但戰後有很多地方是大大地退

步了。許多成功的人們時常借口沒有研究的機會，沒有創作

的條件，在大後方唱唱，跳跳舞來作消極的自殺，所以準備

戰後之先，應該先把這「員」都分復質。

李維在「合且論」談不到復質，為早日擊潰自寇，這是激願

徹尾的動員。建設戰後的新中國，第一要掃除封建階級的

官僚主義與貪污風氣。第二要以美國的生產力為標的，迎頭

趕超和救國。

謀善都之復興。又于其流轉中，各有所感，故古語云：「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一治一亂，一興一廢，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一榮一枯，

新年筆談會

一個個「新希望」，胡祖舜：講到新希望，我想人人心中，不外憧憬到勝利兩個字，不過整個地勝利，在時間上仍有問題，恐怕不是三十四年的新希望，就我個人說，在三十四年，我希望打開報紙，不再看到貪污兩個字，同時也希望不再聽到桂柳和六寨獨山一綫戰區的軍情，和難民的笑話，和慘劇本。個人的工作，除舞文弄墨外，只得勉強濫擊大公報「一二」——就評所說的消極的好人——罪人。

黃麗華：

希望三十四年，是有計劃，有把握的取得最後勝利的勝利年。希望三十四年，中國的軍人，強壯些，公教人員的生活關繫些，貪污的條件，減少些，商人的大腹，輕減些！

希望從今以後，不再發生不成問題的問題：——如黃金、兵役……等。

希望失敗主義者，以大字標題刊載我軍勝利的消息，過份樂觀者，應深想我們戰勝敵人的方法！

希望重慶，多看見月亮，少看見臭蟲和老鼠！

希望我多讀點好書，少跑點爛路！

李浴日：我希望從今年起，我們前線每一個士兵都吃得飽，穿得暖，都有車坐，有藥醫，都能戰，都願戰。十萬智識青年軍，於本年底能出現於華中戰場，建立驚人的勳績。今年我擬完成我未完成的「兵學隨筆」一書，并貢獻前線將士以多少精神食糧。

冰瑩：文債比錢債，積得還要高，所以在卅四年內最重要

的工作是整理文債。也許我的債權人會說我太偏待他債了。但是，請放心！我不會發過國難財，自然不會賴國難債。要說甚麼新希望，到不如說天天在盼着的老希望，就是在桃符換新的時候，物價千萬不要隨着「換新」，最好能夠「回舊」。

自在：我今年以至今後的新希望很簡單，只有：寫我願意所寫的文章，說我所願意說的話，聽我所願意聽的話，做我所願意做的事，出席我所願意參加的集會。赴宴時不願意過半小時而望一兩小時才開席，更不願意有人強我飲酒，只此而已。

說到我的做事計劃，則想在公餘之暇，把兩年來（以前的散佚無存）的文稿，分別整理，編成兩三冊單行本。如有餘閒，并願替亡友逸冰寫一傳，稍償十七年來的宿願。

爛柯山

自在

不久以前，接到余越國從浙江雲和來信，使我聯想到十年前遊衢州時，在他的寓所談天，夏而聯想當時衢州爛柯山的蹤跡。

爛柯山，是在衢縣城南十五公里，過月洞橋，便有深洞，俗傳仙人的寢處。洞極窄，入內須匍匐行約一公里，才豁然朗，所謂一線天。洞裏鐘乳和潮溼和其他各地的洞相同，毫無奇異。

山的得名，是相傳有兩三仙人在此，樵夫王某息斧旁觀，看他們一童子，鐵斧已爛，山之名以此。幼年入小學，其父名，只說山中一仙家，月過，仙家日月無感。誰將百歲人問事，多神話的名山中，說來雖然像絲有件事的有聲有色，其實說穿了，不就是「好事者」的故為「荒唐」，來導人迷信而已。如果信他是真實，那是世間的笨伯。

今年的希望

老舍

不知道怎樣稀拉，又過了一年！年年元旦都有一些雄心，想至少也要作出一件半件驚心動地的事，可是到除夕一清算，只是欠了一點錢，旁無可述，慘笑一下，聽着放爆竹而已。

不過，認真的去悲觀，或者足以引出自釋的危險；所以總想相機原諒自己，給我自己找出可以繼續活下去的理由與路子。人能一活就活幾十年，大概就因為他會這樣自欺吧？

去年有三件大事似乎值得報告出來。此三事都不驚天動地，可是說出來足以自欺欺人，倒彷彿我並沒白活一年。而理應再活下去似的。去年，我戒了烟，戒了酒，並且寫了三十多萬字。戒酒是爲了健康，戒烟却爲了省錢。人能決心減少嗜好，省下錢來買幾圓美金，無論如何也得算識時務的！識時務的不就英雄麼？我值得活下去！只可惜美金還沒能買，却也不傷心。我相信假若繼續持戒，美金總會有的。那應一天來到手心的，博心便是金鑽！即使美金永遠不來，我也還是不破戒。有許多友，戒了嗜好又去開戒，雖無大過，却總有立志不堅之辱，而勸導也不好意思。我要勝過他們，他們得到舒服，我却得到優越之感！當他們喝得面紅耳熱的時候，或吸着副牌子「愛人」或「人頭狗」的時候，我可以給他們一點帶有親勸性的卑鄙刺，精神勝利是屬於我的！因此，我決定：

卅四年我繼續戒酒戒烟！
不過，假若朋友們送來「茅台」或「紅糟」，我可也不拒

今年的希望

稿。同樣的，他們若給我幾包「駱駝」或「華」，我也便一定板起臉孔，硬是不要。這不能說是我立志不堅，而應該說誘惑太大。況且友情比金子還更貴重，我不願死後入聖廟，而生前傷了友情呵。

去年寫成的三十多萬字，有三十萬是「四世同堂」的。其餘的是一些短文的。本來想把四世同堂寫到五十萬字，可是因爲打擺子與頭昏和心煩欠佳，就打了個很大的折扣。今年，我希望能再繼續寫下去，而且要比去年寫的多。假若今年我能再寫五十萬，那就很可能把這長篇小說，在後年夏季寫完。原來想一其花兩年的時間交卷，這樣便須用三個月。已寫成的三十萬字，說實話，是亂出亂糟，不像東西。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只願寫大東西，而忘記了自己沒有那強大的力氣。不避，無論怎樣，我希望能夠繼續寫下去，把他寫成。那麼，我決定寫「四世同堂」。

前聽說到這裏，四世同堂朋友們好，好，好，我寫雜文。我的身體比從前差的很多，去健管齊，實在鈞不穩。況且，雜文本非所長，寫不出什麼道。何苦費力不討好，就誤了自己的時間！而又不能使編輯增光呢！

好吧，今年只希望不烟不酒，和好好的寫「四世同堂」。若是還有別的希望，那就必是財源茂盛，人口平安！並謹以此兩句吉祥話兒，送給一切朋友！

五

不是嗎？於太平洋，則希望英國將來擴大艦隊，可謂來遠東，與美海軍協力作戰，即不能將敵方海軍打得片甲不存，但至少要損失他三分之二的實力。希望美軍能佔據小笠原羣島，以其超級空中堡壘，日夜轟炸日本東京及其他工業區。日本人民所感受疲勞轟炸之痛苦，遠過於二三年前我們之所受，而其物質之損失，則因其為工業國家故，當超過我們數十倍。於歐洲，則德國於卅四年前完全崩潰，英美蘇得以全力解決日本。於五年日本投降，我們大得於一年後回鄉。

於我個人擬做的最重要工作，則希望本年度在進修期內所研

編後記

當三十年大除夕前夜，南風第一期，讀者今後可再度在本刊體味了。文稿在社友集體編輯下完成。我們或到很大的愉快。雖然稿件的分配和我們預定的目標差得很遠，但因戰時交通的困難，出版的日期不容遷延，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希望二期後循序的可以达到原定的計劃。

本期執筆者，都是讀者所熟悉的作家。春季特輯筆談會中，各方對於國際和國內時事的觀感，著筆不多，但都是很可珍貴的意見，老舍、孫伏園、蘇雪林諸先生的散文，尤為本刊增光不少。與情所渴望。潘先生每月將撰稿，久為上海時代的時事新報獨立特行的風格，

竟的「屈賦新探」能草創出一個粗粗的規模。至少一天問正簡及疏證」的那一篇，半年內能夠脫稿。去年進修上半年，我因患目疾及胃病竟完全未寫作「屈賦新探」的問題極大，決非參考中國書便處索得正確之答案。將來尚擬至歐洲一遊研究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的神話，並設法研究印度古文化以相證印。更擬與歐洲神話專家及漢學家商榷各種疑問。若一時不能出國，則抗戰結束後，交通便利，擬借居藏經最多之佛寺及道觀，大閱經及道藏，並遍訪民間有關民俗相傳之故事，幫助本問題之解決。但這是關於以後之事，不在卅四年工作計劃之內了。

獨立，而無前後不相照應之弊；以內容論，則包括言情，戰爭，火線上之家庭，軍醫院情形等場面，蘇聯戰時景象，可見一斑。

現在前綫很需要精神食糧，本刊儘量刊載與抗戰有關的作品，同時加印一種券軍成本版，歡迎慰勞團體及熱心讀者大批訂購，寄贈前方將士。

其他如黨史，人物論等篇，各有他的特點，舊史新知，如談諫果，其味彌永。

第二期已接着編輯。大概每月半將下月份編付排，約當每月初旬出版，歡迎各方的賜稿，發行方面承新中出版公司經理陶良鶴君幫忙，并致謝忱。

南風徵求

一、萬基本定戶
二、訂刊勞軍特版

啓事

發行所：上海國幣

總經理：金

本冊（一）為減輕讀者負擔避免物價波動影響起見特依照現時成本價格徵求一萬基本長期定戶（二）為響應書報勞軍運動特依照每期成本增印勞軍特版尚希愛護本刊讀者踴躍訂閱并廣為介紹為荷此啓

（甲）優待基本定戶辦法

一、本刊全年訂費七百元半年三百六十元優待基本訂戶特價全年六百元半年三百二十元郵費免收

二、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全年十份者特贈本人全年一份多訂者遞增

三、基本定戶本社代辦書刊得享受一般優待辦法

（乙）訂刊勞軍特版辦法

一、訂刊勞軍無論多寡均照定價七成實收如天量借用紙版僅實收紙張印工成本

二、勞軍特版封面只刊訂送者姓名或團體并免費代為遞送指定部隊地點

三、訂費請指定重慶上清寺郵局兌付面訂處重慶中二路一八號本社或北方書苑代運部

逕啓者茲由

自第

卷第

期起儘先寄下為荷

此致

匯上國幣

元訂閱南風月刊

份請製給訂單并

南風社發行課

通訊處

啓

年

月

日

中國毛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毛毯

駝絨

呢絨

呢絨

總公司 重慶 森林路 倉壩子 特一號

地址 重慶 森林路 倉壩子 李家沱

電話掛號 第四四四六號 電話掛號 第一五七三號

國民政府中央信託局

業務要目

- 各種普通儲蓄存款
- 節約建國儲金儲券
- 特種有獎儲蓄
- 定期有獎儲蓄
- 各種信託及代理業務
- 產物水火保險
- 戰時陸地兵險運輸兵險
- 普通壽險國民壽險
- 代購國內外材料
- 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品

資本五千萬元

服務大眾的銀行

郵政儲金匯業局

- 經辦儲金匯兌業務
- 辦理簡易人壽保險
- 發行節約建國儲券

全國郵局 二千餘所 代辦本局 各種業務

南風徵稿簡則

一、本刊為綜合性雜誌以論政談藝為經新知逸史為緯除約稿內外專家經常撰述外歡迎外稿

二、本刊特開下列各欄

(甲)時事論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國際等論評

(乙)文史叢載：包括藝文史地隨筆游記掌故逸聞書評序跋攷據札記金石畫畫等文章

(丙)世界名著：包括國際時論摘要文藝理論小說戲劇散文等譯述及介紹

(丁)抗戰史料：輯錄軍與以來殺敵守土可歌可泣事蹟或傳英雄義士或論戰役戰略以供修史資料

(戊)特輯：每年擬刊四號性質應時勢需要而定

三、來稿請用格紙或十行紙直行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如係譯稿并請註明原文題目及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概以一萬字以內為限并請註明姓名及通信處揭載時如須以筆名發表者亦請附註

五、本刊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如須退稿須附足郵票

六、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酌致二百元至五百元之薄酬已先在他處發表或一稿兩投者恕不致酬

七、惠稿請寄重慶中三路二一八號南風社編輯部

重慶中三路二一八號南風社編輯部

南風

第一卷 第一期
民國卅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重慶中三路二一八號

出版者 南風社

編輯者 黃天鵬

編撰委員 潘公弼 陸丹林 徐蔚南 曾虛白

老舍 祝秀俠 謝冰瑩 黃天鵬

印刷者 說文社印刷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公司

南風定價表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裏封面外面	一萬四千元	八千元	四千五百元
普通	文中插頁	一萬一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五百元

訂購時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預定半年	六	三百六十元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七百二十元	四元八角

廣告價目(每期計算長期另有優待辦法)

零售每冊六元

中央銀行

國民政府設置

總行：重慶

分行及辦事處：國內各重要城市

總裁：孔祥熙

副總裁：張嘉璈。陳行

資本一萬萬元

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

分行遍設於國內外地

中國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辦理信託存款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收受各種存款

及儲蓄存款

辦理國內外匯兌

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共百五十餘處

交通銀行

業務綱要

存款 放款 儲蓄 信託 倉庫 實業 投資

特辦：儲蓄定額支票

信用確實。存儲兩用

保管安全。形式美觀

詳章請向各地本行索閱

國民政府特許設立

中國農民銀行

實收資本六千萬

公積及提存一億一千萬元

：分支行處遍佈全國：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業 收受各種存款儲蓄

辦理農村合作貸款

承辦國內各地匯兌

務 兼辦信託保險業務

特辦土地金融業務

：通匯地點五百餘處：